

1947

74



開明少年年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十一日

開明書局印行

（以下文字模糊，疑似出版或發行資訊）



開明少年 第二十三期

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紀念這光榮的五月

- 杜魯門主義和「世界危機」..... 史隱(二)
- 希臘和土耳其..... 柏園(四)
- 發動機的革命——煤粉引擎..... 陳原(六)
- 肺癆..... 彥生(一〇)
- 引擎..... 文如(一二)
- 田橫的死..... 大文(一五)
- 猴子為什麼不會說話..... 思玄(一六)
- 不算數的算學..... 施君(二〇)
- 螞蟻..... 王峻岑(二四)
- 「躺下來！」..... 黃湘榮(三〇)
- 帖木兒是誰？(二幕劇)(續完)..... 魏信(三四)
- 加工錢(小說)..... 治明(三五)
- 家庭小實驗(五)..... 友里·休特著(四二)
- 文 譯(四三)
- 振之(四四)

• 共鳴現象 • 光波與熱波 • 槓桿原理 • 人造虹 •

不... 不...



上下..... 士元(吾)

森林裏的故事(四續)..... 薩爾丹作 易凌譯 (四)

學畫的路..... 冶明(畫)

春寒..... 大方(空)

兒童劇「錢」..... 君玉(空)

我去看了「錢」..... 三午(空)

賴老師的內功..... 胡蜀龍(充)

照相館裏的女人..... 羊蠡(古)

啞巴王三的死..... 山金(七)

紙鷂..... 培明(畫)

星期日..... 杜江(畫)

課外活動——閱報..... 陳光華(共)

開學那一天..... 李道寬(七)

擦皮鞋的..... 陳松岑(克)

成都的花會..... 冬心(克)

小車(鋼筆畫)..... 李樺(封面)

開明少年

第二十三期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預半年六冊九元六角
 定全年十二冊十九元二角

售發成加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 | | | |
|----|-----|----|-----|
| 上海 | 福州路 | 福州 | 總發售 |
| 重慶 | 保安路 | 廣州 | 漢民路 |
| 成都 | 祠堂街 | 北平 | 八面槽 |
| 昆明 | 武成路 | 長沙 | 桃花井 |
| 貴陽 | 臨甯路 | 漢口 | 中山路 |
| 南京 | 太平路 | 西安 | 北大街 |
| 杭州 | 盤龍巷 | 臺北 | 中山路 |
| 開封 | 書店街 | 南昌 | 中山路 |
| | | 濟陽 | 青年會 |



紀念這光榮的五月

史 隱

在五月裏，我們有兩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一個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發生的「五四運動」，一個是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發生的「五卅事件」。

大家知道，五四運動本是學生反對對日屈辱外交的一種運動，但中國現代所謂「新文化運動」也從這時開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乘機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件」，並要求承繼德國在山東一帶所侵奪的權利。民國八年，巴黎和會開會，各強國袒護日本，我國代表雖竭力抗爭，但山東問題仍無結果。這消息激怒了北京各專科以上的學生，他們選定這一天到總統府和英、美、各使館等處游行示威，表示國民的真正意見；並搗毀趙家樓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毆辱駐日大使章宗祥。當時學生被捕數人，於是激起全國的響應援助。上海學生界於五月二十四日起，全體罷課；六月三日起，更聯合商界罷市，要求北京政府罷免曹，章及另一親日派陸宗輿。十一日，曹等三人免職，國民外交運動總算得了一次光榮的勝利。

「五四運動」的重要，不僅在於政治外交方面，而實在於由這一運動而引起的舊制度的日趨沒落與新文化的日趨發展。換一句話說，五四運動展開為對外反帝國主義，對內反封建制度的運動；就積極方面說，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自覺的迎接「民主」和「科學」的運動。所以有些現代史學家將民國八年的「五四」作為舊時代和新時代的界線，而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也選取這一天作為中國的「文藝節」。

大家也知道，五卅事件本是起因於上海工人反對日本紗廠待遇問題，但中國現代所企求的政治上的「民主運動」也因此飛躍前進了一步。民國十四年五月初，開設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內外棉織會社工廠裏的工人爲要求改善待遇，不得要領，開始罷工。十五日，工人顧正洪被鎗殺，並鎗傷其他工人七名。於是各大中學學生大憤，羣起援助，又被工部局捕房拘捕多人。五月三十日下午，學生工人和同情的羣衆爲要求釋放，通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捕頭英人愛伏生忽召集巡捕，不先發警告，突向徒手羣衆開鎗，死傷數十名，於是遂激起全國的公憤與響應，開始大規模的罷工，罷市，罷課運動。其中最慘烈的，便是這年六月二十三日，廣州羣衆舉行援助滬案的示威游行，當通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沙面的英兵突用排鎗和機關鎗向羣衆掃射，英，法，葡艦隊並開巨砲助擊，死傷達百數十人之多，造成所謂「沙基慘案」。

就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的本身說，大家知道，無論政府的交涉或民衆的抗議，都得不到什麼勝利的結果，但因爲這一事件卻使中國現代政治起了很大的變動，民主政治的要求已成爲中華民族無法阻止的運動了。

中國現代各政黨所以露臉，北洋軍閥所以失敗，以及這次對日抗戰所以能够勝利，全國租界所以能够收回，都或多或少和這事有因果的關係。明顯點說，五卅運動也是對外反帝國主義，對內反封建制度的運動，並且因爲檢討反帝力量的不够而側重到反封建運動的開展。

但是將「五四」和「五卅」來比較，究竟因距離了五年的時間，不僅性質不同，而且後者確比前者前進了一步，深入了一步。不是嗎？「五四」只由學生發動，而「五卅」卻瀰有工人的鮮血了。「五四」所展開的只是偏於精神生活的文化運動，而「五卅」卻成爲政治運動的宣傳與組織的絕好資料了。我們並不是菲薄文化運動，但文化運動不和政治經濟相配合，那就等於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了。

不過中華民族的前進仍是艱苦的，無論文化方面，政治經濟方面，我們應該做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工作並沒有完成，我們仍應該繼承「五四」「五卅」的精神，努力做我們應該做的工作，纔配來紀念這光榮的五月！



杜魯門主義和「世界危機」

柏 園

三月裏，美國總統杜魯門藉着民主和人道的名義，向國會提出了一種軍事性質的援助法案。照這個法案，美國得用四萬萬美元的借款，借給希臘和土耳其，幫助這兩個國家「防禦共產主義」。四月裏，國會議員的參議院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終於通過了這個法案。

這種做法，人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杜魯門主義。

杜魯門主義不是一種學說。它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底具體行動。「杜魯門主義」高高舉起「反蘇，反共」的大旗，可是反蘇，反共不過是一個幌子，骨子裏卻是要統治全世界。因此，人家又說：杜魯門主義就是新的門羅主義。舊的門羅主義是，儘管心裏其實想獨霸南美洲和北美洲，（他們嚷得漂亮：「我們不管美洲以外的事情，美洲以外的人們也別來管我們的

事——」）表面上卻裝得並無其事，振振有詞的說：這是爲了區域安全！和這相仿，這一批新的狂妄之徒，也就高叫爲了「挽救世界危機」，爲了「挽救美國危機」！

× × ×

世界果真有危機麼？有的。但這不是戰爭——第三次大戰的危機——更不是蘇聯威脅全世界的危機！（蘇聯做過什麼敵意的行動呢？誰也說不出來。）世界真正的危機是戰爭之後的飢餓，貧乏，失業，失業的危機。這纔是人類最可怖的危機！

美國果真有危機麼？有的。但這決不是從外面來的威脅所引起的危機。當新的軍閥們企圖把加拿大放在自己的控制下時，他們就高喊：危險從北極來！所以非和加拿大「聯防」不可了，因爲北極與美國之間隔着一個加拿大。當新的軍閥們企圖把戰敗的日本

一古腦兒放到自己的口袋裏去的時候，他們就高喊：日本的危機就是共產主義的威脅。因此在防共的藉口下，他們爲所欲爲的培育着日本的法西斯細菌，達到他們奴役日本人民的目的。什麼「聯防」？那是貓和老鼠的聯防。什麼「防共」？那是希特勒，東條式的「防共」！

美國人自己的危機倒是有。那是不可避免的，快要到來的新經濟恐慌！那是法西斯主義對美國人民的威脅！那是大資本家們不顧人民死活，先要賺大錢的威脅。

x x x

什麼危機，什麼威脅，全是一片胡說。不；應該說，全是一片藉口。也許有人說：上面所提到的法案，是因爲土耳其和希臘需要援助呀！土耳其沒有經過戰禍，他等到勝利已經在望的時候纔宣布參戰，實際上從來沒有和盟軍並肩作戰過。它也不需要糧食。就是需要，還有無數被戰火蹂躪的國家比它更需要！希臘是被納粹占領過的，作着抵抗運動的游擊隊員，如今卻受着迫害，被反動的政府所圍剿；希臘需要軍火來做什麼呢？讓反動的政客們拿來轟擊曾經與法西斯搏鬥過的英勇的人民嗎？

x x x

杜魯門主義的執行者們想得很簡單：以爲這樣一做，在外交上就可以嚇退蘇聯。（大家還記得莫斯科會議就是在這法案的提出和通過之間舉行的）更重要的是，他們以爲這樣就可以慢慢的代替了在崩潰中的大英帝國，替代大英帝國去統治全世界的弱小民族，進而統治整個世界。他們忘記了羅斯福和他的四大自由，他們拋棄了聯合國和它的輝煌的憲章，他們更輕視人民的力量，高估自己的威權。

但是可惜得很，蘇聯不是紙老虎，嚇是嚇不退的；人民也並非瞎眼睛，什麼東西看不清楚？善良的人民在戰後只需要一件東西，那就是安定與和平。杜魯門主義卻給他們帶來戰爭，恐懼，和奴役。試問有誰擁護這瘟神呢？

開明少年

本訂合

自第一至第六期

文章一百餘篇
共計四百餘面
定價九元五角

本刊於三十四年七月創刊，頭六期在重慶發行，京滬一帶都沒有到過。許多讀者要補購，可是存書早已賣完。現在把這六期在上海再版，合訂成冊，以便讀者保存。

開明書店印行

望
世界

美國要援助的兩個國家

希臘和土耳其

陳原

美國的援助法案把這兩個國家的名字聯在一起：希臘和土耳其。

這兩個國家在歐洲和亞洲的南部遙遙相對，其間隔着一個愛琴海。因此，希臘是屬於歐洲的國家，土耳其在地理書上被稱為橫跨兩個大陸的國家，因為它的主要領土雖在亞洲，卻有一塊土地隔着一個瑪爾瑪拉海，掉到歐洲那邊去。這個瑪爾瑪拉海的形狀也很古怪，中間大，兩頭小，出愛琴海的一頭叫做達達尼爾海峽，入黑海的一頭叫普斯博魯斯海峽。這兩個海峽是黑海沿岸幾個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蘇聯……）入海必經之路，所以，這裏經常是國際視線集中的地方。

希臘和土耳其這兩個名字近來都和惡劣的不民主的聲名聯在一起。希臘在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就打起了內戰；這內戰是爲了反動的執政者想消滅他們的反對派而引起的。他們的反對派以人民解放陣線爲主。在戰爭中，當希特勒的軍隊迅速占領了希臘的時候，希臘的執政者（保皇黨的老爺們，反動的將軍們）早就溜到國外去了，留在國內領導抵抗運動的就是這個人民解放陣線。但是盟軍打回去之後，這些老爺們就靠着他們主人——英國——的力量，回到了希臘。那時英軍在希臘的司令官是史考比將軍，他就是主張用「武力統一」的一個人。這樣一來，希臘的反動派就開始用槍來對付民主人士，內戰就從此發生了。

土耳其的情形並不比希臘好多少，雖然土耳其還沒有內戰。誰都知道，土耳其在第二次大戰當中一直守着

「中立」，卻一直用他的「鎊」礦供應德國的軍火工業。到了納粹德國在東線吃了嚴重的敗仗，眼見垮台在即了，土耳其纔接受了盟國的邀請：對德宣戰。這種兩面派的外交政策，絕對不是民主國家所應有的。爲了土耳其的「假中立」，盟國就得擺好幾師人在那裏不敢動用，生怕它一下子跟德國站在一起。也因此之故，戰爭多延長好幾個月。

希臘是具有久遠的文化的。你讀過美麗的希臘神話麼？但它不是一個頂大的國家。面積祇有五萬方哩，人口只有七百萬——在這七百萬人口當中，有四分之三是從事農業的，可是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適宜於耕種。希臘全部輸出幾乎都是由農產品構成的，希臘的煙草，橄欖油，葡萄乾運銷到全世界各處，因此也發展了小規模的農產加工工業。可是同時，希臘種植的糧食還不夠自己的人口食用，所以穀物的輸入約占希臘全部輸入的四分之一。

這是一種很可笑的現象。爲什麼要替外國人種煙草，種葡萄，種橄欖，反而弄得自己的糧食也不够呢？這使我們想起了巴西。巴西是產咖啡的，後來爲了外國的需要，許多原來的麥田也改種了咖啡。結果巴西的糧食就不够自給了。也使我們想起了埃及。埃及是產棉花的，後來爲了英國的工業需要棉花，許多原來的麥田便改種了棉花。埃及的糧食也就成問題了。

從這些例子得出一個公理：凡是統治者依照外國主人的願望來做事的國家，人民決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這篇文章裏面的

名詞淺釋

武

力

我國古書上的所謂「霸道」，和「武力統一」的意思有點相

像。一個國家裏面因爲見解不同而分裂，本來很容易解決，只要大家誠心誠意各自提出主張來，比較研究，互忍互讓，共同達到一種新的見解，然後大家根據這共同的意見分頭做事，這是一種辦法；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把各自的見解提出來交給人民選擇，多數人說甲的做法好，就讓甲去治理國家；多數人說乙的做法好，就讓乙去做「人民的公僕」。兩種辦法都行得通。祇是有些手裏握着政權的人，明知自己的做法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又不肯和做法不同的人們聯合起來，想出一種折衷的做法，卻想靠自己的武

礦產是有的，有鐵，有煤，有錳，有鎳；但開採得很少。希臘人還靠海上的生活來維持本國的經濟繁榮。就這一點來說，和挪威人十分相似。

希臘在戰前的商船一共有一百八十多萬噸，在戰爭中損失了一百一十萬噸，可是經過外國的援助，戰後它的商船隊也已經恢復到一百七十萬噸。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一直到今年三月以前，希臘的政策受着英國的控制。這個世紀裏面希臘參加了五次戰爭，連最近的內戰就是第六次了。因此希臘就是不打內戰也已經民窮財盡了。希臘的外債非常大，再加上打內戰，希臘人民更加活不下去了。

英國在這裏也攪不下去。英國沒有足够的金錢去供反人民的政府做武力統一的揮霍；沒有足够的精神去應付這複雜的局面——英國已經是自顧不暇了。所以英國祇好滿肚噁氣地退出希臘，讓美國的鐵蹄踏進去了。

有人說，希臘現在等於換了個主人。這句話真有意思。

x x x

土耳其共和國是在古老的奧托曼帝國廢墟上建築起來的。在上次世界大戰之前，大家都叫它做「東亞病夫」，意思就是說它衰弱得很，老是振作不起來。上次大戰之後，凱末爾領導國民革命，纔把土耳其改變成一個共和國。凱末爾會定下許多章程，來促進土耳其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這些章程則法規不用說大部分沒有兌現；其中使人滿意的只是改革文字這一點。原來土耳其人一直用着古老的阿拉伯文字，不容易讀，不容易寫，經

力，消滅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們，達到統一的理想。這種蠻橫的做法，就叫做「武力統一」政策。實行這種政策常常會引起內戰，決不會得到什麼好的結果。

「自給」是「自給自足」的意思。就是：自己所有的，和自己

所出產的，够自己開銷。比如說，中國的糧食不能自給，就等於說中國的米和麥產量不够全國人民的食用，每年得從外國輸入糧食來補足它。比如說，蘇聯的石油不但能自給，而且有少量輸出；意思就是說蘇聯所出產的石油，除了足够供給自己國內工業的需要，還可以剩下來，賣給別的國家。

內價 向人借錢，就是「欠債」。一個國家可以

外債 向本國人民借錢，方法是印些公債券，用來向人民換現

過這次改革，大家都改用了拼音的拉丁字母。在共和國建立的初年，政府曾經用了許多功夫來肅清文盲。不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在一千八百萬的人口當中，土耳其還只有二百五十萬人是識字的，餘下來的一千五百五十萬人仍舊是文盲。

和希臘比較起來，土耳其的面積是大的，有三十萬方哩。但和希臘一樣，土耳其人民百分之六十五是從事農業的。也和希臘一樣，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已經開墾。輸出的也差不多全部是農產品，主要的是煙草，水果，橄欖油，家畜，等等。這一點跟希臘比起來亦復相似。但土耳其的畜牧業和糧食（小麥和大麥）的種植分量很大，它自己還可以不愁食用。礦產是豐富的，雖然沒有經過大量的開發。銅礦，煤礦，鉻礦和錳礦都有的是。

近三十年間。土耳其是在兩個大國之間徘徊着：它一邊親德國，一邊親英國。德國倒了，它就單靠英國。新近英國請求美國代替它在希臘的地位，可是霹靂一聲，美國卻宣布連土耳其也在援助之列了。

於是乎土耳其也等於換了一個主人。

現代世界地理之話

陳原著
九元八角

作者自己介紹這本書說：「它不像地理教科書，老是板起面孔來；它不是風土記或遊記，專以殊風異俗，名山巨川做題材。它是這樣一本書，忽而講東，忽而談西，帶着你走，卻使你常常記着一個真理：你是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裏——道邊聽了一根毫毛，那邊也許就受到影響的。」

店書明開

款，規定多少年後償還，並付百分之幾的利息，這就是內債。也可以向外國借錢，用黃金或者國內某些生產事業做担保，這就叫做外債。

中立 兩國打仗，第三國不幫助任何一方面，這做法叫做「中立」。

倘若他口裏嚷着中立，背地裏卻偷偷摸摸的向某一方面眉來眼去，或者暗中把作戰物資送給某一方面，這叫做「假中立」。

拉丁化 通常所見的 a b c d ……等字母叫做拉丁字母。某個民族本來

沒有文字，或原來的文字太艱難，人民就想辦法利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把語言記錄出來，這種做法，叫做文字的拉丁化。比如我國文字（漢字）因為太艱難，好些人也會經過用「拉丁化」的辦法去寫它。國語羅馬字是其中的一種，北方話拉丁化方案是另外一種。



任何人的
科學
發動機的革命

煤粉引擎

彥 生

自從蒸汽機發明以後，全世界人類的生活就有了極大的改進。關於蒸汽機的原理，少年們大抵都已知道，主要的是一具關得極其緊密的汽鍋，汽鍋下面有一個火爐。等汽鍋中的水竟成蒸汽而大量膨脹，就帶着一股極大的力量衝出鍋去，因而推動了首當其衝的一個活塞。藉這個活塞的運動，使一個飛輪轉動起來，再帶動別的機器。但是這種蒸汽機還是有缺點。舉例來說，從燃料到動力，它必須兜個大圈子，先把煤放在汽鍋底下燃燒，煮沸鍋裏的水，再利用水所產生的蒸汽來作為發動力，這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它的效率也很小，普通只能把煤燃燒所能生出的熱量的百分之八轉變成動力。

繼蒸汽機之後，有人發明了狄色爾引擎。這種狄色爾引擎使所用的燃料直接化為動力，所以它的效率比蒸汽機大得多，而且開動起來比較平穩。可是它必須燃用油類，而油類的價格比煤來得貴，產量也不及煤那樣豐富。所以最近五十年來，若于第一流發明家曾經想把價錢便宜而產量豐富的煙煤來代替汽油或其他油類，作為狄色爾引擎的燃料。可是他們的理想一直沒有成功。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霍金斯大學的地下實驗室裏，始有世界上第一架煤粉輪機在飛速轉動。

在兩年以前，煤粉輪機這一種新穎的引擎雖經美國巴爾的摩爾和俄亥俄州大學校長勞埃瓦脫 (Roy B. White) 的提示，但是在那批鐵道和煤礦公司的管理人看來，還只是姑妄言之的一個理想。後來那批人碰巧談到了一個他

們都很關心的問題。原來用在鐵路運輸上的煤斤佔着他們營業中很重要的部分，因此他們對於煤的用途之改進，很有興趣，能够有一種直接燃用煤粉的引擎自是一樁最好不過的事情。於是他們籌集了一百萬金元，開始物色人才，想建造一個效率較好的煤粉輪機火車頭。他們找到的是一位美國第一流機械工程師，芝加哥煤氣工藝學會的會長耶魯特。大約在兩年前，耶魯特到巴爾的摩爾去履行這嶄新的使命。他原來預備花五年的功夫來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出乎意料，在一九四五年的聖誕節之前，他的煤粉輪機已經在轉動了。

這種煤粉輪機操作的過程是這樣的：先把煤倉裏的煤慢慢的灌進初步壓碎器中，這壓碎器把煙煤軋得像篩過的咖啡末那麼細，但還嫌粒子太粗，得再把它放進魯特在芝加哥所發明的圓筒形裝置裏去「霧化」。那個裝置有點像用來製造砲彈火藥的機械。已篩過的煤屑間有無量數的空隙（因為任何物質都是由分子組成的，分子和分子之間更有無量數的空隙），這些空隙間本來就有空氣存在。把煤屑放在容器中，加上強大的壓力，就有更多的空氣進入煤屑間的空隙，因而空隙內部就發生極大的壓力，把這樣的煤屑從一個尖管吹出去，當煤屑被吹出尖管口以後，由於外界壓力突然的減小，壓力強大的空氣就從煤屑的空隙間向四方亂衝，結果煤屑發生了成千成萬的小爆炸，裂成極細極細的質點。「霧化」的煙煤是絨毛似的柔軟的粉末，用手指接觸時有點像煤煙的感覺。把這種煤粉送進燃燒室，它像燃料油那樣的立即燃燒而發生熾烈的火焰，這就合乎煤氣輪機的條件了。最後就利用燃燒室裏熱度極高的氣體來轉動輪機的扇葉。

這種引擎上難於解決而使發明家感到頭痛的問題是如何將飛灰樣的粒子極小的炭渣除去，因為這些炭渣會磨損旋轉時的輪機扇葉。恰巧那時候空氣中的塵砂沈積器也發明了，坦克車，卡車和飛機的引擎上都已裝置這種戰時的發明品。它藉離心力的作用，把穿過空氣入口處的小顆粒的砂礫清除掉。它的清潔空氣的效率之高，沒有一種濾器趕得上。耶魯特在燃燒室和扇葉之間裝上這樣一個沈積器，把這些炭渣在尚未觸上扇葉時就清除掉；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這種新式的煤粉引擎的優點似乎是鐵路工作人員的夢想。依照耶魯特的煤粉引擎火車頭設計圖，據計算，其效率將大於現在那種蒸汽機火車頭三倍或四倍。在乾燥的區域，它尤為便利，因為它用不着水；它不用汽鍋，這

就省去了檢查和清除的工作；它開動時動的部分極少，需要修理的機會就少許多；它又非常小巧玲瓏，只要狄色爾引擎一半大小的一個火車頭，就能發出跟狄色爾引擎一樣大的動力。而且隨便什麼樣的煤它都可以應用。

鐵路人員所樂意的這種煤粉輪機火車頭的另外一種優點，曾經被北方寒冷氣候中的飛行員指出過。當煤氣輪機在冷空氣中操作時，它的動力能夠增加百分之五十，原因是冷空氣的密度比較大，所以花費較小的動力就可以把較多的空氣驅入壓縮器裏。在冬天，當油脂凝結而停着的火車輪子凍結在路軌上時，拉動這火車需要較大的動力，上面的優點恰恰和這種情形精巧的配合着。

狄色爾引擎仍舊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發動機，與僅能發揮燃料中的潛能百分之二十四的煤氣輪機，百分之三十的美國中央站的蒸汽輪機，和百分之八的火車頭蒸汽機比較起來，狄色爾引擎能發揮燃料中的潛能百分之三十六。但是用煤粉去轉動煤氣輪機只花費狄色爾引擎所用的燃料油之熱量單位的三分之一，這樣，就將狄色爾引擎效率上的優點一筆抹殺而有餘。

在產煤豐富而水量有限的區域，煤粉輪機用於固定的動力廠實在是很理想的。這種輪機，從五百匹馬力到一萬匹馬力都可適用。船上用的燃油煤氣輪機已經在製造中，從燃油改為燃煤，可以省下一大筆金錢，所以它很可能又使煤在七大洋上整價百倍。

一種引擎，它能够直接應用煤塊，使它像油類一樣燃燒，其重要性是難以估計的。因為在油類貯藏量日益減少的今天，煤的貯藏量卻仍舊非常豐富，至少够用三千年。汽油和煤油雖然也可以用錯綜的化學方法從煤中提煉出來，但是直接燃用煤塊顯然要便宜得多。眼看不久的將來，煤粉輪機將要在鐵路上，輪船上和固定的動力廠裏與狄色爾引擎和蒸汽機一決雌雄了。

(請參看第十五頁——引擎)

讀者諸君：

本誌每月十六日出版後立即寄發。但是有些地方交通尚有阻滯，寄遞不免較遲。您若有什麼要查詢，或是要更改地址，請寫信到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發報課一來，信內必須抄錄定單上的戶名、號碼，預定日期及地點，否則無從查考。我們收到信後，當立即答覆。

開明少年社啓

這不是個人的衛生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

肺 癆

文 如

據最近報紙上所載的統計，我國每年有一百八十萬人死於肺癆，平均每天死亡四千九百三十人，每分鐘死亡四人。就全國人口的比例說起來，每十萬人中，每年有四百人死於肺癆，那就是佔人口的千分之四。肺癆不是一種急性的病，患病以後並不立即死亡，所以患病的人大概比死亡的人要多十倍，以我國來說，就要佔人口的百分之四。像上海這個地方，肺癆患者便有十六萬人，每年死亡一萬六千人，每日死亡四十三人，平均每半小時死亡一人。而且這還是很低的估計，實際上，患病和死亡的人一定超過這個數目很多很多。

肺癆的病原是一種桿狀的細菌，叫做結核菌，所以肺癆的病名應稱為肺結核。凡是細菌性的疾病都容易傳染。肺癆傳染的媒介物以病人的痰唾為最主要。

肺癆病人談話，咳嗽，噴嚏，或呵欠的時候，無意中把含有細菌的小滴液體散布於空中，別人把它吸進肺裏，便會受到傳染。吐在地上的痰，乾燥以後，變成粉末，飛散開來，也是傳染媒介。這兩種都是空氣傳染。如其直接與新鮮的痰液接觸，叫做接觸傳染。嬰兒吸吮母乳，接受人家的哺食，都有受傳染的可能。

結核菌進入肺內，便在肺組織上定住繁殖。先是形成一個滲出漿液的小瘡。經過相當時間，週圍產生許多纖維狀的結締組織，把潰爛的部分包住。這時候，如其結締組織生得多，細菌繁殖得慢，便成一個結締組織的核，病就痊愈了。如其細菌繁殖得快，更加潰爛起來，便成一塊乳酪狀的壞疽。後來乳酪狀物乾燥凝固，結成一個堅硬的石灰質結核，病也好了。如其乳酪狀物為週圍的組織所吸收，或者排出於體外，那便成一個空洞。空洞增大或者增多，病狀就險惡了。

人們的肺第一回感染着結核菌的時候，往往能够化作石灰質的結核而歸於痊愈。尤其是嬰孩，毫不顯現外表的病狀，自然的痊愈了。百分之九十六健康的人，肺部都有石灰質的結核，大部分是嬰兒時代感染的遺跡。一回感染以後，人體能够獲得免疫的能力。

但這種免疫祇限於曾經與結核菌接觸過的那一部分的細胞，身體的其他部分反而有過敏的感受性，所以一部分體質較差的人會再度感染而釀成肺癆。

結核菌又會隨了血液運行而遍布於全身，引起腸結核，骨結核等等病變。有時在血液內大量繁殖起來，可以引起傷寒狀，肺炎狀或腦膜炎狀的急性病症。這兩類變型的結核病，與肺癆成一和十一的比例，兒童害的尤其多。

當結核菌起初在肺部繁殖的時候，通常自己覺察不出有顯著的症狀。有時稍微有點咳嗽，胸部隱隱作痛，呼吸稍稍感到一點緊迫，情形和感冒相似。不過感冒不會時常染着，初期的肺癆卻時常感覺身體不適，而且咳嗽。同時人會逐漸消瘦起來，胃口減退，面色蒼白，身體容易疲倦，到了下午，微微發熱，晚上常有盜汗。或者咳出的痰裏，帶有血絲和血滴。病深起來，這些症狀便顯著起來。到了形銷骨立，久熱不退，咳嗽不止，臥牀不起，那便是危險的時候了。

直到現在還沒有一種對症的藥物，可以殺死結核菌。一朝患了肺癆，藥物治療絕對無效。最有效的治療法是充分休息，增進營養。讓體力增強，便會遏止結核菌的繁殖，病自然痊愈了。

休息的目的是要使肺部減少活動，凡是引起血行加速的體力勞動和精神興奮都要避免。舉動必須緩慢，精神上更要沒有憂愁，也沒有狂喜盛怒，一天到晚都過着平靜安穩的生活。

營養方面要多吃雞蛋，雞肉，和新鮮的蔬菜，水果，次之是牛乳和各種肉類。不可吃得過飽，以免腸胃受傷。魚肝油，維他命A D等藥物容易妨害胃口，不必勉強服用。

氣候對於肺癆有很大的影響。適宜於肺癆療養的是高山和海濱的氣候，但吐血的時候，在高山上不甚適宜。又高山和海濱都有烈風，而且氣候容易急變，不可不注意避風和當心冷熱。晚間宜睡在涼臺上，受着微風倒沒有什麼要緊。

太陽光能够殺死結核菌，骨關節和皮膚上患結核的時候，多晒太陽很有效驗。對於肺癆則容易引起強烈的反應，初時祇可晒三五分鐘，以後逐漸加長。至於室內須要空氣流通，陽光充足，那是不必多說的。

爲了開胃止咳，防止盜汗，可以請醫生開方服藥。至於民間的種種丹方和草藥，都有害無益，宜絕對禁服。

肺癆雖然直到現在還沒有對症的特效藥，可是祇

須在初染病的時候靜養得法，便不難重復健康。

可惜的是：在這個年頭，一個人一天到晚辛辛苦勞動，尚且衣食不能周全。到了患病的時候，哪裏能够安心地睡在牀上，無憂無慮，足飲足食，靜待病魔自己退去。並且，一般人因為貧窮，營養都很差，住屋又不合衛生的條件，這更增加了傳染的機會。

所以肺癆的預防和治療絕不是個人的衛生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社會合理化，大家生活改善，有足够的營養，有適宜的住屋，有清潔的環境，有強健的體格，這纔可以使肺癆病人逐漸減少。

細菌與人

高士其著 二元二角

這本書是二十九篇科學小品的結集。談的都是些生物界細微瑣屑的故事，說明人的生活，細菌的生活以及人與細菌鬥爭的種種情形。文筆明白淺顯，活潑多趣，絕無讀科學書時那種枯澀之病。

開明書店印行

引擎

大文

引擎是英文「發動機」的譯音。常用的引擎是蒸汽機，蒸汽輪機，內燃機，狄色爾引擎四種。蒸汽機在「煤粉引擎」的第一段中說得比較詳細。蒸汽輪機與蒸汽機一樣，也是用蒸汽來推動的。可是不用活塞，而將從鍋爐出來的蒸汽噴在一個特殊的輪子上。這輪子不是實心的，它由很多很多片扇片組成，構造正像一個紙做的風車。蒸汽噴在輪子上，輪子就轉起來，再由它帶動別的機器。蒸汽通過一個輪子後，力量並不完全消失。因此輪機實際上都把幾個這樣的輪子疊起來成爲一組，由蒸汽吹動。「煤粉引擎」就改用煤粉燃燒後生成的氣體來吹動輪子。

內燃機是汽車和飛機等等上用的。以汽油作燃料的發動機，主要的部分是個密閉的汽缸。汽油與空氣在汽缸中混合好了，利用電火花使它點燃而爆發。用這爆發的力量推動一個活塞。因爲汽油在汽缸中的燃燒，所以這種引擎叫內燃機。

狄色爾引擎也是一種內燃機。主要部分也是汽缸。可是燃料油加入汽缸後，再壓入大量的熱空氣，使油受了熱自行爆炸，因此不用電火花了。狄色爾引擎力量很大，可是比較笨重，只用在火車，汽船，及動力廠中。

田橫的死

思玄

夜越深，海上的風濤也越緊。田橫老睡不着，他覺得自己的思潮就跟海裏的波濤一樣起伏不定，無論如何也平靜不下來。

他帶了五百個弟兄來到這海島上，已經兩個多月了。他們本來不打算在這裏住這麼久。這海島上沒有什麼出產，而且四面無險可守。躲在這樣，如果被漢兵圍困起來，就只好等死。再說，他們也並沒有長久躲起來的意思，只想在這裏暫時避避風頭，一有機會，就偷偷的回到齊魯一帶去，再圖壯舉。可是到了這裏以後，外面的消息越來越壞。劉邦那小子做了皇帝，更是無法無天了。他知道齊魯的老百姓恨透了他，所以特別派了重兵駐在那一帶，防範得非常嚴密。看情形，他們一時決沒有回去起事的機會。還有，彭越自從接受了梁王的封號，對他們的態度也大不如前。起初他還送些衣物糧食來接濟他們，後來不但什麼都不再送來，連個人影也不見來了。更壞的是

最近的消息。早幾天有人從海州那邊回來說，劉邦從彭越那裏打聽清楚了他們隱藏的處所，已經遣派使臣到這海島來招降。這人並且說他在海州看見那使臣的人馬是怎樣的多，怎樣的威風。計算日程，這使臣明後天就要到了。

「這使臣明後天就要到了。」田橫想到這一點，就更加不安起來。

他想到，「……降了再說吧。這怎麼對得起哥哥，對得起故鄉的父老，對得起死去的那些弟兄。自從歷下那一仗以後，劉邦是我們一個最大的敵人，齊魯的人被他殺害的不知多少，現在他來招降，分明是想利用我們去收拾齊魯的人心，現在降給他，豈不中了他的奸計。再有，從前大家一道起事，爲的是要趕走那無道的嬴秦，剷除暴政，讓大家都好日子過。現在劉邦所作所爲，跟秦始皇沒有兩樣，而且這個人比秦始皇更要陰險奸猾得多。降了他，做他的臣僕，

豈不是完全違反了我們當初起事的心向，豈不要覆天下英雄和後世人的笑嗎？……」

田橫翻了一個身，繼續想道，「……不降又怎麼辦？人家帶了那麼多的人馬來招降，分明是不許我們不答應的。在這海島上抵抗起來，大家就只有同歸於盡。我個人死了並不足惜，何忍再讓這些弟兄……」想到這裏，他不禁轉過頭來，朝外廳看了一眼。外廳上黑得很，他只聽見一些斷斷續續的鼾聲和夢囈，似乎他的弟兄都睡得很熟。

「他們多麼信任我啊！」田橫歎了口氣，又想道，「這幾年來，他們跟着我什麼苦頭都喫過，可是從來沒說過半句埋怨的話。他們原本是些忠厚的莊稼人啊，因為受不了貪污土劣的剝削，才跟着我們弟兄起來幹的，他們指望能夠幹出個好世界來，誰會料到今天這個局面。他們在故鄉還有着田園和家室哩，我怎麼可以讓他們跟我一道犧牲了呢？……」

田橫越想越苦惱，也越睡不着。他清楚的聽見更聲一次又一次敲過，後來他聽見外廳上有人起來，他知道天快亮了。

起來的是幾個司炊事的弟兄，廚房就在隔壁，田橫聽得見他們的走動和談話。

「今天我們得多準備些，也許那流氓的使者會到哩！」

「大哥沒有吩咐，管不了那麼許多。我們不喫他算對得住他了。什麼使臣不使臣，難道還要白給東西他喫。」

「不曉得這回來的比那個姓鄺的如何？他應該是懂得大哥的脾氣的。惹怒了大哥，免不了也要被我們烹了呢？」

「那個姓鄺的」幾個字特別使田橫覺得刺耳。他還清楚的記得那傢伙：刁滑的尖瘦的面孔，滿口的甜言蜜語，一副道地的奴才相。他又記起在歷下的時候，那傢伙跑來替劉邦做說客，說劉邦如何好，如何能幹，勸大家跟劉邦合作，把弟兄們的心都說動了。不料等到盟約訂好，大家正在慶賀的時候，漢兵卻偷襲過來，弟兄們措手不及，竟死傷大半，弄成慘敗的局面。當時弟兄們憤怒到了極點，就把那傢伙烹來吃了。田橫想到這裏，對那傢伙覺得還有餘恨。

「姓鄺的不是還有個弟弟在劉邦那裏做衛隊頭子嗎？」田橫像心有所悟似的。「殺了人家的哥哥，怎麼能跟人家在一起服侍同一個主人呢？這是個很好的口實。等那使臣來了，我就拿這一點來拒絕他。」

這時天已大亮，弟兄們都已經起來了。田橫只得也起來，跟大家商量迎接使臣的事。

又是兩個月過去了。

那個使臣第二回從雒陽到海島上來了。跟上回一樣，他把大隊人馬留在海邊，自己只帶了幾個隨從，坐了船渡過海來。田橫迎接了他。

行過禮以後，他展開詔書來讀。

詔書的措詞還是跟上次一樣的客氣。裏面說已經命令那個姓鄢的弟弟，不許他有報仇的舉動，要田橫和他的弟兄們放心；又說朝廷不念舊惡，只求賢才，希望田橫他們早些到雒陽去。

使臣完詔書以後，又給述到邦的口諭說，「只要大家接受招降，原來官職大的一律封王，官職小的一律封侯。如果再要固執，那就只好發兵來逮捕了。」

田橫一面聽着，一面尋思道，「上一次我要回這使臣說我們怕那姓鄢的弟弟報仇，本來是個藉口。現在他這麼一來，分明逼我們投降。現在我只好走最後一條路了。」

田橫便對使臣說，「讓我先跟你上雒陽去吧。」

使臣聽見田橫這麼說，非常高興，便說，「皇上愈要見你呢！便請今日發駕如何？路上一切，自有我們招呼。你什麼也不用着準備。」

田橫點了點頭，默默看了他的弟兄一眼，便跟着那使臣一同走了。

眼看田橫走了，弟兄們都紛紛議論起來。有的以為田橫根本不應該跟那使臣去，有的以為田橫即使答應去，也應該先跟大家商量好了再走。總之，大家對於田橫的這一走，覺得很失望，可是又很不甘心。最後，大家商量得一個辦法，推出兩個弟兄跟去探聽消息。

這兩個弟兄暗暗跟在使臣的大隊人馬後面，曉行夜宿，不止一日。一路來，他們很想趕上去跟田橫打個招呼，但是看到那使臣總是與田橫在一道，卻有些畏懼。

走着，走着，走到了尸鄉了。這兒離雒陽只有三十里了。兩個弟兄忽然看到人馬都停了下來，而且使臣和田橫分住在兩處，覺得機會不可錯過。到了夜間，兩個人偷偷的掩進了田橫的房間。房間裏只坐着田橫一個人，兩人便輕輕的喚了一聲：

「大哥，」田橫應着聲音轉過頭來，看見他們，

卻並不怎麼驚奇。

「我早就曉得你們會有人跟着我來的，」田橫說，「現在來得正好。你們大概以為我是真來投降的吧。我怎麼能降給劉邦呢？我早就考慮好了，他兩次打發人到島上逼降，主要是因為怕我。他只要看見我這個人就放心了，至於我是死的還是活的，在他本無所謂。」田橫說到這裏，站了起來，從抽屜裏拿出一封書信來交給他們，繼續的說，

「今天我向那個使臣撒了個謊，說明兒要見皇上，先得好好的洗個澡，所以我和我分作兩處住了。剛才我給劉邦寫了這封信，告訴他我不能投降他的理由，並且要求他赦免了你們這些弟兄，讓你們就在那海島上做老百姓。他要是還有半分人性的話，應該會接受我的要求的。」

「你們兩個來得正好，明早就拿了我的頭跟那使臣去討個回音吧。」

話剛說完，兩個弟兄並沒來得及回答，田橫早已拔出劍來，向自己的頸項一抹，便仆倒在地上了。

兩個弟兄免不了痛哭一番。第二天，他們帶了信，捧着田橫的頭，跟使臣到雒陽去見劉邦。

劉邦見過了田橫的頭跟信，對兩個弟兄說：

「海島也是我的地方呀！我看你們不要固執，你們兩個還是及早回去叫大家都上雒陽來吧。我已經通知海州那邊的駐軍了；要他們好好照顧你們。」

這兩個弟兄回去了。可是一個月；兩個月，沒有信來。最後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是在他們回到海島的那天，所有五百多個弟兄，舉行了一次盛大祭禮，哭祭田橫，隨後就通通自殺了。

漢高祖聽到這消息，歎息着說，「他們真這樣執迷不悟啊！」

【開明青年叢書】

立武門之變

宋雲彬著 一元九角

本書係就本國的歷史事實用故事體敘述出來。情節真切，描寫生動，既不是荒唐無稽的演義小說，也不是死板板的歷史教科書。作為青年男女的歷史讀物，可以引起研究歷史的興趣。每篇後面附有極詳細的註釋，更其容易了解。

開明書店印行



猴子爲什麼不會說話

施君

很久很久以前，要是你到森林裏去，你會看見猴子對兔子，松鼠，鹿，羊，馬，牛這些東西在那裏演講。他是很有學問的，天上有多少星，地下有多少草，他都知道。

他看見你過去，一定鞠一個躬，伸出右掌來跟你握手，同時誠懇懇地說：「指教，指教。」可是，我說的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現在猴子不會說話了。他一看見你就會走得遠遠的，低下頭，咬緊牙齒，眼睛深深地埋在眼眶裏，不願意跟你做朋友，也不相信能跟你做朋友。

這一定有個原因。

不錯，我聽到過一個很慘的故事，說猴子爲什麼不會說話了。從前，猴子有學問，會說話，又因爲生下來就在森林裏，從小跟兔子，松鼠，鹿，羊，馬，牛搞在一起，他說的話大家都懂。大家聽了，祇要覺得有道理，也都能照他說的做。

那時候，森林旁邊也住着一個會說話的動物。請猜看，那是什麼？那就是猩猩。

猩猩很討厭猴子，因爲有過這麼一回事：

起先，猩猩每天到森林裏去採些野果，跟大家都是朋友。最膽小的兔子看見猩猩，也只顧埋頭啃他的草。

猩猩站在兔子旁邊，動手摘果子。樹上的果子，在兔子是沒有辦法吃的，只能兩隻前腳搭在樹根上，擡起眼睛望望。火紅的，透熱的，看得眼睛一片花，又舔舔嘴唇，把前腳打樹上放下來。猩猩可就不不同了，他能伸手摘，一隻，兩隻，三隻……不多功夫摘了一大堆，全堆在地上，香味濃得衝鼻子。

兔子湊過鼻子去聞聞，實在香。把鼻子在皮上擦擦，皮是滑光光的，於是就伸出個前爪去撥弄。祇輕輕撥了一撥，堆在頂上頭的一個骨碌碌滾下來，滾了三五步路，滾在石頭上，「崩」一下碰壞了。

猩猩猛的回過頭來，一看，就發了脾氣。

「小雜種，你想偷我的東西吃！」他逮住兔子的長耳朵，一把提起來，摔得老遠。兔子跌跛了一條後腿，一步一換的跑開去，也不做聲，也不哼唧。從此他祇能用三隻腳走路了。

這個時候猴子恰巧走過。

「怎麼回事？」猴子問。

猩猩心裏還有說不完的氣，

「不用你管。」

「兔子怎麼啦？」

「我說，不用你管，」猩猩大聲的嚷。

猴子摸不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笑了笑，「我不過是問問。」

「不用你問！」猩猩兩隻腳都

跳了起來。

打這時候起，猩猩就討厭猴子，討厭他會說話。

一年冬天，猩猩餓着肚子在森林裏走。他存着的果子已經吃完了。可是森林裏還有什麼果子呢，只有一枝枝光禿禿的樹幹，滿地沙沙沙響的落葉。



兔子在那兒啃樹根。猩猩可不會啃樹根。兔子啃起樹根來是專心一志的。偏着腦袋，漲紅了眼睛，牙齒磨得嘖嘖呷呷。也不知道有誰站在他背後。

現在，兔子比起給猩猩捧一交的時候大多了。毛茸茸的，蜷在地上像個球。身體相當肥胖了。

猩猩在兔子背後站了一會兒。慢慢彎下腰，伸出一隻手去抓兔子的耳朵。

這個時候猴子恰巧又走過。這怎麼回事？」猴子問。因為森林裏的動物常請猴子做和事老，他就用慣了這一句：「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兔子猛的回過頭來，睜大了眼睛，像在問：「什麼？」猩猩也猛的回過頭來，放大了喉嚨說：「沒有什麼。」

猴子搓了搓前掌，「唉天氣真冷，一點兒吃的也找不到。是嗎？」

猩猩看出猴子沒有知道什麼，憋了口氣，輕輕

說：「嚇，嚇，我倒還存着點兒東西。哪天有便你到我家來分點兒去。不要客氣。」

「你還存着東西！」猴子點點頭，「你實在有先見之明。」

「真的，」猩猩說，「剛纔我就請兔子去拿點，他偏要客氣。」

猩猩拍拍兔子拱起的背，「怎麼？去吧！別再客氣了。」

兔子眼睛睜得更大了，漲得更紅了，兩隻長耳朵轉了兩轉，搖一陣頭，好像在懷疑自己的記憶力。他正要埋下頭又去啃樹根，忽然，轉了個身，眯起眼睛看了看猩猩，那是個一團和氣的面孔，他就鬆了眉頭，打頭裏走了。走了兩步，他還回過頭來對猴子眨了眨眼睛。

「再會，你碰上運氣了，」猴子舉起前掌擺了擺。

可是猴子不會再看見兔子了。猩猩一到家就把兔子殺掉。肉放進鍋子裏，皮跟腸子丟到門外邊。不多一會兒，皮旁邊又多了一堆骨頭。腸子卻給一隻烏鴉御去吃了。

第二天猴子在森林邊上看見了這堆皮跟骨頭。先

是呆住了，他

一動不動的看了好久好久。

後來拔腳拼命往森林裏跑。

路上碰見

松鼠。

猴子對松鼠說：「猩猩太可惡，他把

兔子吃了。」

下午又碰見羊。

猴子對羊說：「猩猩太可惡，他把兔子吃了。」說的時候猴子沒有擡頭朝樹上看看。樹上躲着一隻黑黑的烏鴉，腳爪上掛着些兔子肚腸。「哇！」猴子把話說完，烏鴉拍拍翅膀飛了起來，教猴子跟羊嚇了一跳，擡起頭來看，他朝森林邊上飛過去了。

「刮，刮，刮，刮，」烏鴉亂七八糟的叫着，把聽到的話一五一十告訴了猩猩。說完，兩隻眼睛骨溜骨溜的看着猩猩。



猩猩吃了一驚，咬緊牙齒說：

「老猴精，我要關照他當心點！」

他氣沖沖的跑進森林去，一步又一步，落腳非常重，枯葉都切切擦擦的碎了。他捏着手，指頭骨響得咯噠，咯噠的。

猴子蹬在樹枝上，兩隻前掌蒙住滿是皺紋的臉，一動不動，像是個石頭雕出來的。他在做什麼呢？他沒有做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了。因爲他睜開眼睛就看見那堆兔子皮兔子骨頭，閉起眼睛，還是看見那堆兔子皮兔子骨頭。心裏只想把那堆兔子皮兔子骨頭喊出來。

「噯！我關照你……」猩猩看見猴子蹬在樹上，雙手抱住樹幹使勁搖着，喊。

「怎麼回事？」猴子擡起眼睛，一看是猩猩，趕忙攀住頭頂上的一根樹枝，一隻後掌就搭了上去。

「我勸你還是少說話的好！」猩猩大聲吼。

猴子站穩了。「什麼？」

「別裝傻，你當心點！」

猴子冷冷的說。「我知道當心。謝謝你的好意，要送我吃食。也代兔子……」

猩猩雙腳雙手跳起來。「我跟你說，你少管閒

事！」他揚揚拳頭，「記住，你不是銅包鐵打的！」猩猩走了，猴子看他把手一揮，一大步一大步的走出森林。

當夜，猩猩把兔子皮兔子骨頭埋在地裏。拿出吃剩的兩隻兔子眼睛放在門檻上，留給烏鴉吃。

第二天，猴子看見馬。

猴子對馬說：「我們得想個辦法，猩猩要把森林搞成非常恐怖了。他吃了兔子，昨天我看見兔子的皮跟骨頭都丟在他門外邊。他嚇我，說要是我把這個話講出來，就有天大的禍事。今天，他回去也許就把皮跟骨頭收拾過了。可是我們得馬上想法子，會吃兔子的，也會吃猴子，也會吃牛，馬，松鼠。」

馬嘶了一聲，很生氣。於是跟猴子全神貫注的談了一陣。



談的時候他們沒有朝四周看看。一棵樹背後伸出一個烏鴉的頭。後來他們談得輕了，烏鴉一步一步湊近去，他眼睛四處八方看着，偏偏沒有見到自己腳邊的一片枯葉，無心踩了上去。「擦」一聲，猴子跟馬擡起眼睛來。「哇！」他



數的驚異

不算數的算學

王峻岑

算術和算學，這兩個名辭相似而不一樣。算術只是算學的一部分，很少的而且最淺顯的一部分；算學卻是指着一門整個的科學說的。

算學又叫做「數學」，這就是說，在這門科學裏，主要的是研究「數目」。——可是一提到「數」，你也許就覺得討厭，因為數不但呆板，而且非常頑固；一是一，二是二，絲毫沒有個通融。講起來既然不能三言兩語，敷衍了事；算起來尤其要按部就班，規規矩矩。因此一提到「數」，許多人就頭痛。

可是怕頭痛總不是個辦法，我們應當隨時把學過的材料整理一下，能整理就容易把它把握住，能把握住就不至於頭痛了。

譬如我們談談加減乘除。我們首先看出來，加減是一對，它們能彼此還原；乘除也是一對，它們也能彼此還原。現在姑且把範圍再縮小一點，只談「加」和「乘」。

我們知道，「加」有加的性質，「乘」有乘的性質。它們的性質是什麼呢？

們看見烏鴉拍拍翅膀直向森林邊上飛了過去。

「刮，刮，刮，刮，」烏鴉亂七八糟一陣嚷，把聽來的話一五一十告訴了猩猩。說完，兩隻眼睛骨溜骨溜看着猩猩。猩猩像吹着了一股冷風，嘴唇瑟瑟瑟瑟抖起來。

「老猴精，我要他好看。」下午，烏鴉飛來對猩猩說，猴子睡着了，在老柏樹旁邊的土墩上。猩猩就三步作兩步的跑進森林。

猴子在做夢，夢見把猩猩趕跑了，兔子又活了轉來。大家請兔子演講，兔子胸脯的低了頭；不祇眼睛紅，臉也漲得通紅了。「我……我……我很慚愧，」兔子說，「大家都替我擔心。我太糊塗，太相信猩猩了。猩猩把我吃了，大腿，胸，肚皮，統統吃了。本來，猩猩說請我吃東西的。我們不要相信猩

在「加法」裏，數目相加的結果叫做「和」，這個和是一個固定的數。每一個加法的題目，書上寫的，老師教的，學生算的，都是「一個」答數。——這是加法的第一個性質；加法的和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

其次，隨便兩個數相加，誰加誰沒有關係，

$$\text{五} + \text{二} = \text{七} \quad \text{二} + \text{五} = \text{七}$$

結果是一致的。這就是加法的第二個性質，我們叫它做加法的「交換律」。

還有加法的第三個性質，那就是加法的「結合律」：

$$(\text{三} + \text{二}) + \text{四} = \text{五} + (\text{二} + \text{四})$$

「乘法」呢？也有三個性質。

第一，數目相乘的結果叫做「積」；每一個乘法的積是一個，而且只有一個。

第二，乘法的「交換律」：

$$\text{五} \times \text{二} = \text{二} \times \text{五}$$

第三，乘法也有一個「結合律」，就是：

$$(\text{五} \times \text{二}) \times \text{三} = \text{五} \times (\text{二} \times \text{三})$$

這都是課本裏已經講過的。現在我們打算把它整理一下。

我首先問你：加法和乘法，它們的性質一樣不一樣呢？

當然一樣！一看就明白，還用得着問嗎？然而，只要你能看出是「一樣的」，這就好辦了。

我再問你：我們把它們的性質想法合到一塊來說好不好？——你不要認為這個問題是多餘的，如果能够合到一塊來講，那麼我們記起來就方便

猩猩——現在好了，沒有猩猩了，好了，猩猩趕跑了。這個要謝謝大家的，謝謝，謝謝。」猴子就說，「別客氣，大家都恨猩猩。」兔子挽住他的頸頸要吻他，這時候猴子醒了過來……

猩猩一手抓住猴子的頸項，把他提在半空中。另一隻手打口袋裏掏出一塊帕子沒頭沒腦蒙住了猴子的頭，一邊又按緊了他的嘴，急急忙忙走回自己家裏。

猴子差一點兒給悶死。

走進大門，猩猩馬上順手把門碰上，下了栓。揭開帕子，兩手把猴子按在椅子上。

「我已經關照過你了，」猩猩扁着嘴，眼睛盯住猴子的眼睛。

猴子的嘴巴牽了一牽，沒有說話。

猩猩抓住猴子的肩膀，拼命搖着，「你說了些什麼？你說，你說

得多了。而且加法和乘法的運算也就有了一個「統一的」關係了。我們在課本裏曾經學過好些公式，那些公式不就是就許多「同一性質」的題目，找出一個「統一的」運算的關係嗎？

可是，在這裏還有一個問題。既然想把「加」和「乘」看成一個「統一的」運算關係，那麼「加」和「乘」的記號就不能用了；我們還得用一個新的記號，不但可以代表「+」，而且可以代表「x」。

這個「統一的」記號當然可以隨便揀，我們就用個「★」吧！得啦，只要有了這麼一個記號，我們就可以用它來表示加法和乘法的「統一的」運算的關係：

一，數目與數目發生了「關係」，一定有會結果，這個結果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

二，交換律： $a \star n = n \star a$ 。

三，結合律： $(a \star n) \star m = a \star (n \star m)$ 。

這三條表示加法的性質，同時又表示乘法的性質，不是便當而且好玩嗎？

然而不僅是好玩，我還有另外的意思。

我還要問你：在這裏，所謂甲，乙，丙，它們代表的是什麼呢？

它們代表的是數目。

不錯。可是你應該說：它們代表的是隨便什麼數。——現在我再問你：那個新記號又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加」的「關係」，或是「乘」的「關係」。

好啦，現在你想通了；可是我還要告訴你更多的事實。

些什麼？」

「祇不過是句老話：『跟老虎住在一起，就得有老虎一樣尖的爪子。』」猴子一個字一頓，說得很慢。

「禁止你說！」猩猩喊道。喊完，鬆了一口氣，右脚勾過一隻凳子來坐下，「禁止你說，」他又像回聲似的添了一句。

「這是我們祖上傳下來的，說了好幾千年了。」猴子把頭貼緊在椅子的靠背上，眼睛睜圓了，看着猩猩。

「禁止你說！什麼話都禁止說。」猩猩又跳起來，猴子覺得肩膀給他抓得非常痛。「你還說了兔子，你還說了兔子，」猩猩大聲嚷，「禁止你說，我禁止你說。」

猴子用盡氣力，動了一動。眼睛還是死死的盯住猩猩。

猩猩翻翻眼睛，「禁止你跟松



首先你應該知道，這些性質僅只限於是「數目」的，假若把研究的對象和範圍擴大了，這些性質就不一定仍舊是對的。——譬如交換律，在許許多多的情形之下，就說不通的。我們隨便說幾個簡單的例。

例如我說，有個人吃東西的時候還看書，另一個人看書的時候還吃東西，你想這兩句話表現的是「同一個」意義嗎？

「吃東西的時候還看書」，你看這個人多麼用功！可是反過來說：「看書的時候還吃東西」，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太沒出息了。

又如兩個人，一個是「一邊打一邊說和」，一個是「一邊說和一邊打」。把這兩個人的態度對比一下，誰是主動，誰是被動，不就一目了然嗎？

提到打仗，我就連帶想起了一件關於打仗的故事。據說以前有位將軍，他在戰場上打败



鼠，羊，馬，牛說話。不聽，我扼死你，燒紅了鐵板燙死你。」

「刮，刮，刮，」這時候烏鴉打窗洞裏飛進來，蹲在棚頂上，骨溜骨溜看着猩猩，看着猴子。可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烏鴉。

「他們跟我是朋友，」猴子理直氣壯的說。

「禁止你有朋友，禁止你跟他們說兔子的事。」猩猩把話一連串的倒出來。

「刮，刮，刮，他們已經知道了。」

猩猩回過頭去，看見是烏鴉，就瞪了他一眼。

「什麼？」

「兔子……」烏鴉低下頭去，忽然理起背上的毛來。

猩猩把猴子抓得更緊了，「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們已經知道了……」

猴子的肩膀早痛得發木了。呆在那裏，像石頭雕出來似的。

猩猩扼住猴子的喉嚨，又放過

了，敗得一塌糊塗，不堪收拾，於是只好發文書，請救兵。原來他的措辭是「屢戰屢敗」，不是非常洩氣嗎？後來改爲「屢敗屢戰」，就好像非常英勇了。——這就是說，在這些地方，「交換律」便不能夠適用了。

這幾個例告訴我們，雖是同一事實，但是因爲辭句先後的不同，便會使我們得到一個不同的甚至於相反的印像。在我們作文措辭的時候，這些都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其次，這幾個例同時又告訴我們，對於一件事實如果不能詳細觀察，親身體驗，單憑了別人文字的敘述，有時候便不能夠得到一個正確的認識；因爲我們往往會受了文字的欺騙。

再舉一個例，譬如說上體育課的時候，甲乙兩個原站在一起，甲先向右轉再往前走五步，乙先往前走五步再向右轉，你想他們兩個結果會站在一起嗎？

又如童子軍到野外去行軍。你和你的的一位同學，正好是一排，同一方向，同一步伐。這時候剛剛走到一座橋梁的中間，教官忽然下一個命令，你是「先往前跑五丈，再立定向後轉」，他是「先立定向後轉，再往前跑五丈」。這樣一來，結果是你跑到橋的那邊去了，他可跑回橋的這邊來了；兩個人的方向雖然還是一致的，可是兩個人的「立足點」就不一樣了，兩個人的距離從零變成十丈了。

以前說的那幾個例的確有點太隨便，扯到算學圈子外邊去了，可是最後這兩個例，卻是地地道道的算學問題。

一開頭我曾經說過，算術只是算學的一部分，整個算學並不完全研究

了喉嚨，折他的腿，又放過了腿，扯他的毛。後來，猩猩說：

「去，你去對他們說，兔子是你吃的。說，兔子是你吃的，不是我吃的。」

「我不會吃肉，」猴子搖了搖頭。

「說，你去說。」

「刮，刮，刮，」烏鴉在樹頂上叫，「說了吧，說了吧。」

「不！」猴子還是搖頭。

「不！」猩猩一聲吼，「好，我看你說不說。」

他把猴子綁在椅背上，跑到廚房裏去。隔了一陣，篩出來一塊通紅的，發着暗暗的光的鐵板來。

「去說不？」猩猩用低沈的聲音說。

「不！」猴子只會搖頭說。

猩猩把猴子從椅子上提起來，直往鐵板土按。「去說不？」

「不，不，不。」

「刮，刮，刮，去說吧，去說

數目，有一部分是研究圖形的，——研究圖形的性質和圖形的移動。這一部分有個專名叫做「幾何學」。因為幾何學專門研究圖形的性質和移動，很少牽涉到數，所以幾何學可以說是「不算數的算學」。這一部分大概要到初中二三年級纔學到，對於討厭數目的同學，這應該是個喜訊吧。

上面最後的兩個例，我們若把人當作圖形，那就是圖形移動的問題。開步走，是在平面上的直線移動；向右轉，是在一點上的旋轉移動。依直線走，就有路途的遠近，轉個圈，就有角度的大小，要想說明一個移動，我們還是不能不用算式去表示。假設表示一個移動的算式叫做「 甲 」，那麼這個移動還原的算式就叫做「 $\frac{1}{\text{甲}}$ 」。因為「 $\frac{1}{\text{甲}}$ 」是「 甲 」的倒數，所以就用它表示原來那個移動的倒轉。一個移動再接着一個移動，我們借用乘號來表示，因為：

$$\text{甲} \times \frac{1}{\text{甲}} = 1.$$

這個「1」就是表示固定的意思。跑出去，再跑回來，結果還原了，和沒有動一樣。

假設把向右轉叫做「 甲 」，向前走五步叫做「 乙 」，那麼「 $\text{甲} \times \text{乙}$ 」便是先向右轉再向前走五步，「 $\text{乙} \times \text{甲}$ 」便是先向前走五步再向右轉，結果兩個部位不一樣，所以：

$$\text{甲} \times \text{乙} \neq \text{乙} \times \text{甲}.$$

假如你僅僅看到這個結果，你一定會驚異的；可是聽到這個解釋之後，你就又會覺得沒有什麼出奇的了。

算學這一門功課並不像你想的那樣呆板，頑固，死心眼；反過來說，它倒是一門頂活潑，頂生動，而且頂有趣味的科學。

吧，「烏鴉唧唧喳喳的叫。

本來猴子的屁股上是有毛的，一坐上鐵板，「噉——」毛立刻燙焦了，成了光光的一塊，連屁股上的皮都燙紅了。

這一燙，悶在猴子心裏的話，全都爆了出來。

「你是妖怪，你吃兔子，你沒有心腸，你沒有肝，也沒有肺，你不是東西，你……」

猩猩一把扼住猴子的喉嚨，扼得非常重，把猴子的喉嚨扼碎了。

這時候，恰巧馬在門外走過，聽見裏面的聲音，用蹄子在門上踢了兩下。

猩猩一鬆手，猴子跳起來，爬上柵，打窗洞裏跳了出去。烏鴉在後面「刮，刮，刮，刮，」叫着。

從此，猴子不會說話了，只會嘖嘖嘖叫，他的喉嚨給猩猩扼碎了。

但是 松鼠 羊，馬，牛，一看見猴子就會想到兔子是怎麼死的。當然，也會想到猴子是為什麼不會說話的。



生物素描

選一個暖和的日子，最好是宿雨初晴的時候，把一塊乾淨平滑的石頭翻轉來，你或許可以看到，那下面正是一個蟻穴——

螞蟻

黃湘榮

昆蟲之中，螞蟻是很小的一種，可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螞蟻的王國。牠們分佈甚廣，而且種類繁多——有八千種左右。人們對於螞蟻似乎特別感到興趣，所以關於螞蟻的書籍也特別多。甚至三百萬年前的螞蟻，也被考古學家發掘出來了，牠們的屍體被包裹在叫做琥珀的古老的松脂中。

螞蟻當中，有許多確乎公正無私，謙卑禮讓，可以稱為蟲類中的「義士」。但是有的卻強兇霸道，野蠻粗暴；牠們終生從事劫掠，毀壞其他昆蟲的巢穴，殺戮其他昆蟲的性命。有的螞蟻甚至公然侵入鄰邦的疆域，把幼蟻虜掠來做奴隸。

文明程度高的螞蟻也有自己的菜園，種植特殊菌類或禾本科植物作食物；有的螞蟻能够採集樹液，收藏起來養蟻蚜蟲，吸取牠們分泌的甘露；還有會把自己幼蟲的菌建築巢穴的。

常見的小黃螞蟻是極容易在船上生活的，所以牠們有機會飄洋過海，散佈到世界各地。牠們本來是一種熱帶的螞蟻，但是也能在溫暖的房屋裏生活，所以在北方也可以興旺地繁殖。有一種美洲產的草蟻，現在已經遍佈了北半球。

選一個暖和的日子，最好是宿雨初晴的時候，把一塊乾淨平滑的石頭翻轉來，你或許可以看到，那下面正是一個蟻穴——一條一條的溝道連接着一個一個的洞穴。工蟻發覺自己的



雌蟻



雄蟻



工蟻



蟻幼與卵

巢被人發現了，慌張地東衝西撞；一隻特別大的螞蟻就是女王蟻。在龐大的蟻羣中，女王蟻也許會有幾個。如果是在交配期，還可以看到雄蟻，牠們比其餘的螞蟻小得多，顏色比較深黯，而翅翼極大。

此外還有一堆堆的幼蟲與蛹，中間有一部分特別大的，就是未來的雌蟻。你若仔細觀察，還可以看到見許多白色小斑點，那是緊密的連在一塊兒的蟻卵。歐洲市上所賣的蟻卵其實是大紅蟻的蛹，並非真的蟻卵。在歐洲，商人往往把蟻繭收集起來曬乾了出售，作為金魚和軟喙鳥的食物。

在許多螞蟻當中，有時混雜着幾個悠閒的紅色的甲蟲。牠們是蟻國中的食客。因了一種奇怪的原因，牠們能博得主人們——螞蟻的歡心，乞食螞蟻從嘴裏中反芻出來的液汁。螞蟻爲了供養這批狡猾的食客，有時竟疏忽了自己的幼蟲，結果弄到國破蟻亡。人類歷史上常有龐巨異國的記載，想不到蟻國中也有相仿的情形。

我們若在這塊大石下面細心檢查一番，或許還會看見一種極小的，微帶黃色的螞蟻，這種螞蟻通常叫做賊蟻。牠們老在大螞蟻洞穴的附近建造自己的賊窠，再開鑿一條隧道通到大螞蟻洞穴的伙食房去。牠

們就在那裏大吃大喝。因爲牠們所鑿的隧道極小，大螞蟻只能眼看牠們逃走，卻無法追捕；正如貓兒眼看老鼠逃進洞去而無可奈何一般。如果兩種螞蟻的洞穴都被破壞了，使牠們狹路相逢，那麼大螞蟻對於這羣

在植物的

莖上葉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蚜蟲，牠們是螞蟻的乳牛。春天裏，天氣逐漸暖和了，螞蟻就把「乳牛」放到各種植物上面去。這些小東西對於農作物的害處極大，不過罪魁禍首還是螞蟻；因爲蚜蟲是在牠們精心的照料下爲非作歹的。

螞蟻和人們擠取牛乳相仿，從蚜蟲身上吸食滋養的甘露。這甘露是植物的甜汁。蚜蟲把植物中的甜汁大量地吸入體內，飽得幾乎把肚子也脹破了。許多螞蟻把蚜蟲的甘露當做主要的食物，牠們自然像牧童一



螞蟻放牧蚜蟲

樣盡心竭力地照顧牠們的乳牛了。到了寒冷的天氣，牠們就把蚜蟲帶到自己的洞穴中去。

在新的蟻國中，有一點是一致的，它們全是在新婚時離開了老家的女王蟻所建立的巢。女王蟻都是寡婦，牠們和雄蟻在高空中介配以後，雄蟻直栽下來，沒有工作蟻來服侍牠，餵養牠，終於孤獨無助地死去了。交配後的雌蟻卻精力飽滿，牠的使命是獨自去建立一個家，一個王國，等到做了女王蟻之後，牠就養尊處優的，受自己子女的保衛和供養，除了生殖外不問別事了。

女王蟻唯一的職務是產卵，牠可以不斷地進行這種工作，使「蟻國」的實力加強。女王蟻的壽命也很長，有的能活到十七年之久。工作蟻是發育不全的雌蟻，牠們的職務是管理家務，飼育幼蟻，和採集食物。在同一個時間，到洞穴外面去活動的工作蟻數目並不很多；牠們多數留在洞穴內，料理家務。

雖然大多數的蟻國是由一個雌蟻單獨創立的，但也有例外。亞洲及北非有一種螞蟻，雌蟻在蜜月飛行時，腿上和額上都緊附着許多小的工蟻，牠們能幫助雌蟻創造新的王國。

開明少年

另外有幾種雌蟻以一種奇特的綁匪式的方法，來

建立自己的王國。多半因為牠們的能力不足以養育自己的後代。牠們常潛入一種與自己種族相近的螞蟻的洞穴中去攫奪一批幼蟲。這些幼蟲成長以後，對綁牠們票的那位母親也肯矢志効忠的保衛牠，供養牠，結果兩類螞蟻就組成了一個聯合王國。

美國西部有一種極小的雌蟻，牠們混進與自己種類相近的蟻國中，向工作蟻討好，終至得到了衆蟻的歡心。於是將正統的女王蟻謀殺，由牠來繼任；衆蟻忠心耿耿地服侍這位新女王及牠的子女。到了最後，這些本來的蟻羣逐漸地死盡了，外來的篡奪者和牠的子女就成爲清一色了。

北非有一種「切頭蟻」，這類的雌蟻在新婚飛行以後就停在「灰毛蟻」的洞口。灰毛蟻的工作蟻把牠捉住了扛到洞中去。灰毛蟻雖比切頭蟻兇，但並不把牠殺掉；到了洞裏，切頭蟻就爬到灰毛蟻的女王蟻背上，切下牠的頭顱。灰毛蟻就擁牠爲新女王，照顧牠產下的卵。結果，整個蟻國都被這個弑奪者的後代霸佔了。

有時候兩種完全不同的螞蟻也能够在一個洞穴中和不相處；謀取互助的幸福。小小的「按摩蟻」常和比牠大些的綠蟻住在一起。按摩蟻需要食物的時候，

就爬到綠蟻的跟前替牠按摩。綠蟻似乎很賞識這點，便反芻給牠吃。

南美洲巴西有一種火蟻，因為牠們針螫的痛苦如火灼，所以有這個名稱。據昆蟲學家的報告，許多孤弱無助的小鵝鶉竟會被牠們螫死。火蟻多產而且頑強，連水災都不能消滅牠們。當大水沖進洞穴的時候，牠們構成一個圓球。女王蟻和牠的子女居於中心，隨水漂浮到樹上，或其他較高的地方，又重新建立牠們底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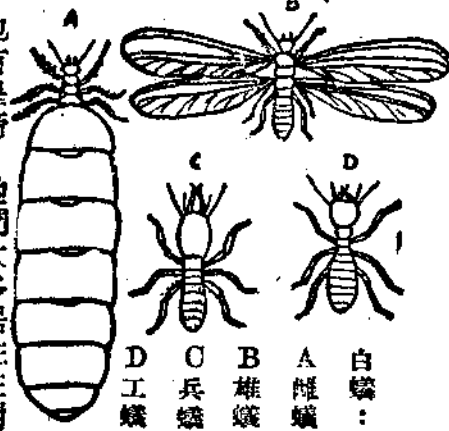
「軍隊蟻」是肆意劫掠的暴徒，牠們的隊伍經過，地上有洞都要鑽進去搜索，高大的樹也要爬上去抄靶子；牠們也走進人類的房屋裏來，有的專攻蟻穴，尋找幼蟲；有的卻特別喜歡螞蟻。據說，在非洲，連大象都要讓牠們三分。被牠們咬着螫着，確乎痛苦非凡。這種軍隊蟻還能够自己架成一條橋梁橫渡小河。

沙漠區域中有一種「收穫蟻」，蟻羣中有一部分頭部特別發達，專司磨粉之職。工作蟻採集到植物的種子以後，牠們就拿來磨成粉，貯藏起來。多數的螞蟻只吃液體的食物。牠們吃別 昆蟲的時候，也祇是咬一點液汁，然後把乾的渣吐出來。

此外，我們來談談白蟻。其實白蟻既不是白的，也不是螞蟻。真正的螞蟻是蜜蜂和黃蜂的近親；而白蟻卻和螞蟻有血統上的關係。不過這兩種不同的昆蟲生活的方式有許多相似處。

但是白蟻之中有皇后，也有皇帝。牠們大多居住在樹木當中，主要的食物是木頭。牠們常噬食屋梁，桌椅，箱子，及書籍等，是一種非常有害的昆蟲。

螞蟻和人類一樣，生活在很複雜的社會裏，只有氣味相投的，方認做同類。如果身上發出一種異味，那就是敵人。所以「氣味」是螞蟻國的國民身份證。螞蟻的國家意識甚強，爲了保衛自己的窠穴，往往拚死抵抗，一直到光榮殉國，對於女王蟻和幼蟻，牠們都能真摯的愛護。牠們不偷懶，不自私，忠於職守，爲全體謀福利。在建立複雜的王國，貯藏保存食物各方面，螞蟻都表現出無比的才智。所以有人說：要是沒有人類的話，這世界是屬於螞蟻的。



「躺下來！」

魏信

拿破里（意大利的一個城）的電車工人罷工了。空電車一節一節排在軌道上面，電車工人又起手一羣一羣站在軌道兩邊。許多人圍住電車工人發脾氣。電車不開，他們非得走路不可了。他們都有要緊的事情，走路多慢呀。可是，電車工人隨他們發脾氣，有幾個和平平的說：

「老兄，要是家裏孩子吃不飽，又怎麼能不罷工呢？」

大家正在這樣談着，街那頭開來一隊軍隊，一步一步走近電車月台。帶頭的是一個軍官，雄糾糾的。到月台上，軍隊分散了，兩個人一組，兩個人一組，跳上電車。大家驚住了，張大眼睛，慢慢的往後退。於是，第一輛電車滑碌碌滑碌碌的動了。

忽然，離電車兩步的地方，一個年紀很大的電車工人，摘下白頭髮上的帽子，攔軌道躺下來，他的鬍子朝天上翹着，像說不屈服。跟着，一個瘦瘦的電車工人也挨着他躺下來，跟着，一個又一個電車工人連一

接二地躺下來，躺下來……

旁人都喊起來了，歎着氣，大聲的叫。軍官就命令部下：「把地上的人拉起來。」於起，兵士跟電車工人起了衝突，一個死命地躺着，一個死命的要把他拉起來。

這個時候，圍着在看的人羣一陣亂，他們吶喊一聽，擁到了軌道上。一面鼓勵電車工人，一面就像給刀砍掉了腿似的，一個一個在軌道上躺下來。

女人丟掉了手裏的籃子，躺下來。小孩子躺着像球一樣滾來滾去。衣裳清整漂亮的也忘記了地上骯髒……

半個鐘頭過後，拿破里的電車通了。開車的不是士兵，是電車工人，因為公司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勝利了。

高爾基在意大利的時候，親眼看到這件事。他很受感動，就把這個故事記在他的短篇小說集「意大利故事」裏。這本書已有中文譯本。由開明書店出版。



三幕劇

帖木兒是誰？

(續上期)

治明

· 第二幕 ·

人物：阿英的弟弟 一二歲

阿英的媽媽 秦媽，三十餘歲

章娥（以下各人見第一幕）

大年

農婦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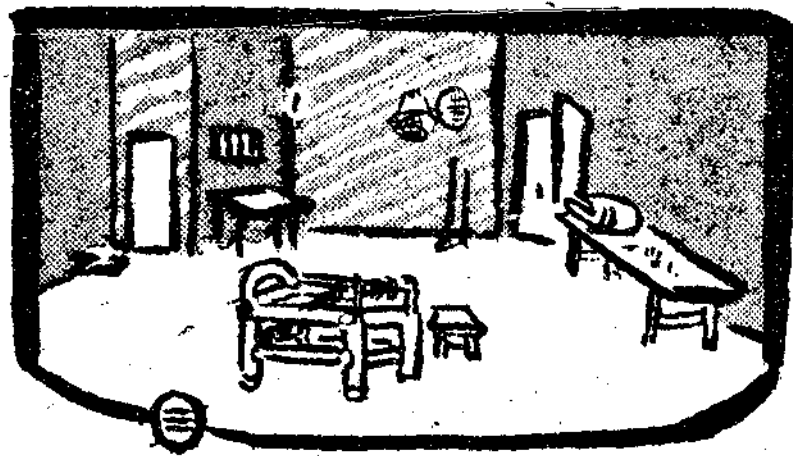
阿英

農婦乙

阿炯

景：一間簡陋的屋子，擺着牀，桌，櫃，農具，小孩子的坐椅等等雜七雜八的東西，右邊是大門，左邊的門通到廚房。廚房門口有一堆垃圾。

幕 開：阿英的弟弟坐在椅子上哭，屋子裏一個大人也沒有。阿英的媽聽見哭聲，慌忙從廚房裏跑出來，手拿着畚箕和一籃要洗的衣服。



弟 (哭) 媽，媽！

不要哭，不要哭！(隨手把畚箕放在垃圾堆上，把衣服放在牀上，抱起了孩子)一放下就哭，一放下就哭，(解衣鈕想餵孩子吃奶，卻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跑到門口叫)阿英，阿英，跑到哪兒去啦？整天不見人，老是三三兩兩的跑在一起，不曉得攪什麼鬼？這個學校也古怪，成天讓小孩子東跑西跑的，唉——阿英——阿英——一天忙到晚，地也沒人掃，衣服也沒人洗，田裏的穀子還沒有收，要是下兩天大雨，那什麼都完了！唉！(大聲地嘆息，躊躇了一會兒，跑出門去，一邊走一邊叫)阿英——阿英——

(舞台靜默片刻，阿英媽的叫聲遠去了，章瑛偷偷的在門口張望，並用舌頭彈着「得得」的聲音)

噫，阿英呢？阿英！(輕輕地叫)阿英！(輕輕的走進來，各處找了一遍，還是不見有人)阿英，這是！(又跑到門口，招呼大年進來，自己匆匆跑入廚房，大年打量着屋子裏面。瑛從廚房出來)大年，他們水缸裏半滴兒水也沒有了，阿英成天忙什麼去啦！你看垃圾掃了也沒倒掉……(欲動手掃垃圾)

大 你看，衣服也沒有洗呢。還有孩子的尿布……

噫，章瑛，你去給他挑水，讓我來掃垃圾……

好吧，(走進廚房去。挑了水桶出來，出大門時，回過頭來對大年說)大年，你掃好垃圾就趕快下田去，好多小孩都放在田坎上沒人照看呢，你去跟小孩玩兒去，等一下我就來！

(大年點點頭，急忙把垃圾掃進畚箕，拿出門去倒了，又匆匆跑進來，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方才堆垃圾的地方，正想出去，又看到牀上有一籃待洗的衣服，隨手拿了起來，正預備出去，忽聽得阿英的媽的叫聲，一時無法躲避，只好連人帶衣服都鑽到牀底下去了。媽進大門來)

媽 唉！找了半天，不見一個鬼影，(正要走進廚房去，看見了字條，發覺垃圾已經掃去了，又疑惑，

又喜歡)阿英回來了嗎？阿英，阿英，(不見答應)這字條是誰寫的呢？不識字真苦(回頭又想出去找

阿英，卻看見一籃衣服不見了，驚叫起來)啊！衣服呢？阿英——(在大門口叫)張大嫂，你看見阿英嗎？這孩子呀，成天東跑西跑的，野得不成話。

張大嫂，你看見阿英嗎？

農婦甲 (在大門外) 沒有看見。

媽 她剛拿了衣服去洗呢？你在河邊沒有看到她嗎？

農婦甲 (在大門外) 沒有，有什麼事嗎？

媽 啊！這就怪了，張大嫂，你說怪嗎？我剛要去洗

衣服，把衣服都檢好了，就是放不下我那個小鬼，

我把小鬼頭交給人管啦！回頭就不見了衣服！你

看，這會是給人偷去的嗎？

農婦甲 (在大門外) 青天白日，哪兒會有賊呢？

媽 聽說大街上常鬧賊呢，朱老闖鋪子裏不是給偷了

五千塊錢嗎，那麼熱鬧的大街上都有賊，我們這兒

哪兒會不來呢？

農婦甲 (在大門外) 朱老闖家裏給偷了！

媽 是呀，張大嫂，你來看呀！(農婦甲進門來，阿

英的媽指給她看) 哪，我的衣服是擺在這兒的。剛

纔我回來，正要掃垃圾，垃圾不知給誰掃去了，一

回頭，衣服也不見了，你看，這字條寫些什麼？

農婦甲 (念字條) 「垃圾坐飛機跑了！」

媽 什麼！坐飛機跑了？

農婦甲 說是垃圾坐飛機跑了！

媽 見鬼，今兒一天都沒有聽見飛機響呀！那我的衣

服呢？

農婦甲 是呀！

媽 唉呀！真見鬼啦！身邊只剩下這幾件衣服啦！張

大嫂，我只不過轉了個身，家裏就有人來過了，張

大嫂，那字條是誰寫的呢？

農婦甲 帖——木兒——寫的。

媽 什麼鐵木兒鋼木兒呀？

農婦甲 我也不懂，秦媽，你把衣服放在哪兒的呀？

媽 難道還會記錯嗎？明明就放在那張牀上，(突然

奔到牀前) 難道還會鑽到牀底下去嗎？(彎下身子

向牀底下瞧)

農婦甲 怎麼會在牀底下啲！我看你還是把阿英找回

來問問吧。

媽 唔，對的！大嫂，你幫我找找那鬼東西看，拖回

來總要敲破她的頭。

農婦甲 唉！小孩子不懂事，你還是好好兒問她吧。

(媽與農婦甲出門去，兩個人叫着「阿英——」，

「阿英——你媽找你啦！」漸漸走遠去)

大 (從牀底下鑽出來，趕緊把衣服放在牀上，正想

出門，忽又回過頭來自言自語的說) 幫她洗了吧！

(把衣服塞在身上，向大門外探望了一下奔出去)

(一會兒，章瑛挑了水進來，把水挑進廚房。出

來，趕忙寫字條，阿英進門來)

英 媽——呃，你，你看見我媽嗎？

瑛 你媽在外面找你呢！

英 我也聽見她在叫我，不曉得叫我幹什麼！

瑛 你家裏的事情也真多，帖木兒的家務事情要先弄好，不然，家裏就會反對我們這種做法，以後的工作就不容易做了。

英 剛纔我和瑤珍去給李老爹請醫生，一轉身家裏就給我叫魂了！不理她。

瑛 你看見大年麼？

英 他剛纔拐過那巷子向河邊跑。肚子大大的，說不定又是替什麼人洗衣服。

瑛 我得走了，回頭在學校裏見吧，（臨出門忽又回過頭來）噢，這一次開會由你召集，記號是用手扇風。（做手勢）記住。（下）

（阿英一個人留在屋內，覺得無聊，順便把桌檯家具收拾了一下，吹着口哨，做得很輕快，口哨越吹越響）

媽 （自門口入，見阿英那麼高興，更加氣惱了，趁她不備，一手拉住她的耳朵）死鬼，死鬼，我以為你投河死啦！你把衣服送到哪兒去啦，死鬼？

英 我沒有拿，不要抓我的耳朵。

媽 死鬼，你沒有拿，你沒有拿，那你看見誰把衣服拿走啦？

英 我沒看見！

媽 死鬼，你瞎了眼睛，衣服不見了你也不管，成天跑來跑去，野得不成話，家裏的事樣樣不理，地也不掃，飯也不煮——死鬼（氣極，找木棍，拿了棍正要打阿英）我不打死你！

英 媽——（閃避，逃入廚房，媽追入，廚房裏劈

劈拍拍的聲響和阿英的哭叫聲鬧成一片）

（農婦乙進大門來，她拿着鐮刀，袖子褲腳管都捲起了，手上脚上全塗着泥。她向廚房裏探望）

農婦乙 秦媽，秦媽，幹什麼呀？

媽 （自廚房門口答話）鬼東西，不好好看家，衣服丟了也不管，再不清實地打她一頓，她是不會轉頭的了！（阿英哭聲漸小）

農婦乙 衣服丟了？

（阿媽也大搖大擺的在門口張望）

媽 什麼？衣服丟了？（幸災樂禍似的跑進來）

媽 （從廚房出來）那個鬼東西，成天溜出去，家裏給賊搬空了她也不管。

農婦乙 剛才有人進來過嗎？

（阿炯鬼頭鬼腦的跑到廚房門口，看見阿英在哭，十分得意地用手張着翅拍着）

媽 有人來過了，不曉得是人是鬼，叫做什麼帖木兒的，給我掃了地，還有，那擔水不曉得是誰挑的。

農婦乙 恐怕是帖木兒拿去洗了吧？

炯 帖木兒拿去洗了嗎？嘿，恐怕給帖木兒偷去了！

唔，（鼻聲）帖木兒就是小偷呢！

媽 是小偷，唉！我的衣服還想找得回來嗎？（氣極了，又想跑進廚房去打阿英，阿炯閃閃身子讓路，十分得意地想看好）

農婦乙 （勸住阿英的媽）秦媽，帖木兒不一定是小偷，昨天帖木兒也跑到我家裏去，給我挑了水，修好了一張壞桌子，留着條子說這是帖木兒做的。

炯 不，這也不一定，好多人家都丟了東西，丟了好多東西，比如說，（想了半天）比如說……（想不出來，於是瞎扯一頓）比如說我家裏，就丟了錢！

媽 世亂年荒，賊也多，唉，真倒霉！

炯 嘿！帖木兒儘是些不好好事的人！男男女女攬在一堆，三更半夜的……

農婦乙 阿炯，你不知道可不要亂說，帖木兒是神仙呢！

炯 我亂說，這件事我最清楚，就說她吧，（用手指廚房內）她就上了當！

媽 什麼？你說阿英上了什麼當？

（阿炯腳一躡就坐到桌子上，正十分得意的要說下去，農婦甲叫着進門來）

農婦甲 （在外）秦媽，你的衣服不是晾在場上嗎？

農婦乙 真的嗎？

媽 哪兒呀？

農婦甲 （拿了一件濕衣服進來，一手還拿了張字條）

你看這不是嗎？（媽認，點頭）還有好幾件呢！你看，洗得怪乾淨的，阿金，你看這字條寫着什麼？

農婦乙 是帖木兒寫的，說是他很高興幫助人家呢！

媽 又是帖木兒做的，這真是「天有眼」了！

炯 什麼？是帖木兒洗的，我看——（揀字條看）

農婦甲 這一陣農忙時節，帖木兒真好心腸，幫我們做這樣做那樣……

農婦乙 奇怪，半個多月了，家家都說有帖木兒來過，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過帖木兒！

媽 帖木兒是誰呢？帖木兒是誰呢？

（阿英自廚房口偷偷探出頭來，臉上顯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

（閉幕）

· 第三幕 ·

人物：

小孩七八人 二至五歲
瑞珍（以下各人見第一幕）

阿英

大年

章煥

阿炯

小泥蛇

農婦甲

農人甲，乙 年齡不拘

景：一片很廣大的打穀

場，稻草堆滿一邊，另一邊是一束束直立着的稻草，遠處是農人收割穀子的地方。已是傍晚時分，「咚咚」的打穀子聲，愈來愈緊密。天空好像塗上了各種顏色。在舞台的前面有一羣小孩，那是粘木兒工作者在帶領着。



開幕：在稻堆上，瑞珍在吹禾桿笛。幾個小孩在聽

她。在另一邊，阿英和另一羣小孩在豁拳，鬧着剪刀，石頭，手帕的玩意兒；贏的就興高彩烈地跳起來，輸的伸出手掌讓贏的打。

阿英 再來一次。（又豁了一下）

小孩甲 啊，你們輸了，你們輸了，給我打手心。

衆孩 （伸手）打輕一點啊！

（小孩甲挨次打他們的手心，輪到小孩乙，他吐口水在手心上）

小孩甲 （不打）唔，有口水的！

（小孩乙把手掌在衣服上擦了一下，小孩甲打他的手心，打得很重。小孩乙哭着要打還，阿英急忙過去把他們拉開）

英 好好兒玩，好好兒玩，別哭，別哭，唔，你看，

你的眼淚裏有兩條魚……（衆笑，乙也笑）你以後

別打得那麼重！再來一次！

小孩乙 我不來了！

衆孩 （也沒精打彩的）不來了！

英 那末玩別樣吧！

（瑞珍的禾桿笛吹得滋滋的響，圍着她的小孩叫，「好啊，好啊！」本來圍着阿英的小孩也都跑到草

堆旁去。阿英似乎有點煩惱，她也弄了一根稻草來吹，可是吹不響。隔了一會兒，小孩又覺得沒有趣味了，都懶懶的走開。有的嚷着「我要回去」，有的互相揆交，有的互相追逐。瑤珍和阿英都無法使他們安靜，兩個人輕輕地商量了一會，瑤珍從袋裏摸出一個哨子，跑上草堆一吹，小孩被突然的哨聲怔住了，立刻向稻草堆集合。）

珍 小弟弟，小妹妹，你們把手牽起來，（有些小孩已拉起手來了，一個小孩不肯和另一小孩拉手，秩序又亂起來，阿英急忙跑過去，把他們兩個的手一齊拉着）

珍 我們來做一個遊戲，名叫「穿龍門」，你們說好不好？

衆孩 好——

珍 好就要乖乖的做，不要打架，不要吵，等到我們做好了，天也就黑了，那時我就送你們回家去，好不好？

衆孩 好——

珍 你們聽我的口令：立正！

（由四個小孩拉着手做門。假使小孩人數較少，就搬四束稻草對放在兩邊做門）

珍 小朋友聽我說：這就是龍門，我們就是穿龍門的小金魚，英姐姐帶你們四個，我帶你們三個，你們從左邊繞過來，我們從右邊繞過去，聽我的哨子一吹，大家就繞着走！

（瑤珍吹哨，阿英與瑤珍各領一隊小孩同時向西門跑出，又會合向中間跑進，又繞大彎同時向正面進入，又會合由中間奔出，兩隊又掉換左右跑，在中間就變成一個間一個的走了，兩隊又像梳辮子似的繞着柱子走。小孩邊走邊唱。忽聽得遠方有人在叫喚，瑤珍立刻奔上稻草堆，小孩們也停了步）

聲 小二子，小二子！

珍 呃，在這兒！

聲 小全在嗎？

珍 也在這兒！

小孩甲 （同時）在這兒！

聲 阿玉在嗎？

珍 小孩乙 在這兒！

衆孩 （都擠上草堆）媽，我在這兒！

聲 天晚了，你們先回去吧！

衆孩 唔，知道了！

英 不玩了，我們明天再來好不好？

加工錢

美國友里·休特著
文 譯

給賴斯尼克老板做過了一年事情，我想這時候該加我工錢了。我已經成了個熟練的掃雞毛工人；我能把店裏每一塊肉的名稱說出來；顧主們認為我是個很好的小夥計，賴斯尼克老板也不很情願地承認，我不是一個要不得的小夥計。我想，該是加我工錢的時候了。

可是怎麼去要求加工錢呢？我爸爸說：「也許你該等着。要是你配得上加工錢，他自己會加你的。看他的良心吧。總之，他是我們同國人，不會像別的什麼人那樣。同國人心腸是好的。」

我的叔叔斐立普——他是個印刷工人——嘲笑爸爸的勸告。「同國人！」他搖搖手，「他是老板！一個老板是把心肝裝在錢包裏，夾在銀行摺子裏的。要加工錢，唯一的辦法不是去求，也不是去討，是硬要他給。要老板自己給你加工錢，知道在什麼時候？要等到下世去了。」

我自個兒跟自個兒辯論，在兩個意見裏頭到底取哪一個，可是決斷不下。於是在高級夜校的英文班上，我寫了一

衆孩 不，再玩一會兒。

珍 小朋友，明天再玩吧，你們看，天已經黑了！

英 （下稻草堆）小朋友，向這兒回去的，到我這兒來！（幾個小孩奔到阿英身邊）

珍 （也下來）小朋友，住在那邊村裏的，跟我來！（另外的幾個，走到珍身邊）

孩甲 （獨自留在草堆上）唔，我向這兒走的！

珍 啊，下來，下來，等一下我送你回去！

孩甲 不，我自己會回去。

珍 不好，（拉小孩同下草堆，親切地）讓我來送你。（阿英牽小孩自右邊下，跟她走的）

小孩向瑤珍告別）

衆孩 珍姐姐，明天再見。（下）

（瑤珍牽小孩正裏向左邊下去，跟他走的小孩向阿英告別）

衆孩 英姐姐，明天見！

（大年自中間趕上）

年 阿珍，阿珍，慢點走，告訴你，看樣子今天會下大雨。大家都準備把帽子全割起來。

雨下大了，穀子會發芽呢？李嬌說：她要割

篇作文，題目是：「爲什麼該加我工錢」。先生給我那篇作文批了個「A」，把稿子發還我的時候還對我說：「非常好，索爾，非常好。我預祝你加薪成功，就跟你作文成功一樣。」

這句話給了我個主意。爲什麼不把這篇作文給賴斯尼克老板看一下呢？對這有力的理由跟優等的分數，他準會有個印象。不管怎麼說，一個高級學校的先生給了你一個「A」，那裏頭總有點道理。我把這主意告訴了爸爸，爸爸要我作文念給他聽。聽我念完了，他眼睛發亮起來。「好，好，好，」他說，「就這麼辦。讓他知道你是個受了教育的孩子，不是別的什麼人。他會更看重你。即使現在不給你加工錢，對你將來總會有好處的。」

第二天，我帶了那篇作文到肉鋪子裏，可是打不起勇氣來親手交給老板。於是把它塞在支票本兒下面，等着瞧會發生什麼事。

整整一天，沒有引起賴斯尼克老板的注意。直到下午很晚了，我要回家了，看見那篇作文在地板上，面上印着賴斯尼克老板的重重的脚印。我把它檢起來，拿到後間，把它理平了，稍稍弄乾淨了一點。隨後，乘賴斯尼克老板沒有看見，我把它插在一個肉鉤子上，正好在銀錢計算機的高頭，就回家了。

完這邊的稻子才回去。我想等大家割完，天一定很黑了。章瑛說等會兒給他們點火把來，好讓大家好好兒回家，你快點送小孩回家了家，再到章瑛那兒拿火把。還有，叫阿英好好帶着小孩，她媽媽要很晚才能回家呢！

珍好的，那你現在到哪兒去？

年 在這兒等章瑛。

（珍率小孩下，衆小孩向大年告別）

衆孩 大年哥，明天見。

年 （覺得無聊，就跑到草堆去眺望，望見章瑛來了，招手）快點來，快點來！（章瑛自中間上，手上脚上都沾着泥巴，他從田裏回來）

年 他們把小孩帶回去了吧？

年 剛剛回去，你來看，他們還在走呢？

年 （爬上草堆）你告訴他們沒有？

年 講過了，章瑛，火把哪兒去找呢？

年 阿祥家裏有壞船纜，把它砍成一節節的就可以做火把，等一下我去拿。

年 喂：你看，你看——（手指遠處）

（遠遠有叫聲：「捉賊，捉賊」）追上去，



第二天我去做工的時候，那篇作文還在那兒。賴斯尼克老板每回把錢放進計算機，我就回過頭去望望，看他的眼睛是不是碰到了那篇作文。中午以前，我在後間掃雞毛，聽得賴斯尼克老板喊我了：「李爾！到這裏來一趟！」我丟下雞走到鋪面。「這是什麼？」他指着鉤子上的稿子說。

「噯，」我說，盡力在臉上做出真率的表情。「那是我的一篇作文，在英文班上寫的。」

「把它放在這兒幹什麼？我要知道。」
「我自己放在這兒的，賴斯尼克老板。」

「謝謝你告訴我，」

他譏嘲地說。「要是你不跟我說，我還會說它是自個兒飛進來的呢。」他把作文打鉤子上取下來遞給我。拿去，花五個子兒去買本筆記本，夾在那裏頭。放在這兒要掉的。」

「我這篇作文得了個『A』呢，賴斯尼克老板，」我謙虛地說。

「追上去！」

年· 你看，那邊跑來的人很像是麻皮。

年· 呃，還有一個像小泥蛇！

年· 跑這兒來了，跑這兒來了！

年· 我們攔住他們，快躲起來！（兩人埋伏好了，喊聲漸漸近了，「捉賊呀，捉賊！」阿

炯氣喘地奔上，躲稻草堆裏，小泥蛇也跑

上，看見阿炯已鑽在稻草堆裏，急急的拉了

幾把稻草束遮住自己。同時，捉賊的喊聲已

近，脚步聲很響。大年與章煥出來探視）

炯· 不要動，他們會看見的！

小· 別作聲，有人來了！

年· 煥· 別響！（悄悄地守望著。一會兒農人

甲，乙，農婦甲追上，見大年與章煥）

農婦甲（想抓住他們）就是你們，好大的膽

子！

年· 煥· 不是我們！不是我們！

農人甲· 不，不是他們，我還認得那賊。

農婦甲· 是誰呀？

（章煥和大年指着稻草堆。大家揭開草堆，

把小泥蛇與阿炯拖出）

「不錯，不錯，」他很不耐煩。「現在去把雞都擇好了，我要動手接定貨了。」

在星期五，我把那篇作文默記在心裏，決意在老板打支票給我的時候背給他聽。可是到了下午，賴斯尼克老板伸手去取支票本兒的時候，我的心跳起來，我的記性全沒有了，我祇能結結巴巴的說：

「賴斯尼克老板。」

「噯！」他這麼冷酷的語氣把我阻擋住了，那聲音像是「哼！」

「我——唔，我要加工錢，」我說，把我那發抖的手藏進口袋裏。

他放下筆來對我看著，就像霎時間聽到了什麼奇怪的事似的情。然後他很快的聳一聳肩膀，像要摔掉一種不如意的感覺，他拿起筆，安靜地着手開那張跟平常一樣的，八塊錢的支票。他一邊遞給我一邊說：「你到美國來多久了，索爾？」

「兩年多，」我說。

「兩年，」他重複了一遍，點了一陣頭。「照你的話看來，年輕人，你還是個初出茅廬的。我到這個國家才兩年的時候，你知道我一個星期賺多少？三塊錢！是的，渺不足道的三塊錢，我可心滿意足了。爲什麼？爲的我在學一門手

農人甲 原來是你們嘍！

(章瑛對大年耳邊說一句話，拉着大年下)

農婦甲 好大的膽子呀，原來帖木兒就是你！一邊替人做事情，一邊偷人家的東西，好大的膽子！真精靈！

農人甲·乙 把他們捆起來，捆起來！

炯 求求你們：放了我吧！

農婦甲 我問你，你打開了我的房門，打開了

(我的箱子，到底偷了什麼？快點拿出來！

炯 (拿出小花鞋，小花衫) 是他拿的！

小 (把小茶壺小杓子拿出) 是他教我偷的！

炯 是你叫我偷的！

小 是你，你賭輸了錢，上回你還偷你爸爸五

千塊錢！

炯 你再說！(舉起拳頭)

農婦甲 你們還拿了什麼？

炯·小 沒有了！(兩人翻弄自己的衣服褲

子，表示沒有藏着東西)

農婦甲 好大的膽子呀，上次你還說是帖木兒

偷了你家的錢，原來就是你！(衆嘩然)

(阿炯低頭)

「在美國，錢不是在樹上長出來的。」

初出茅廬這個話傷了我的心。「我已經進高級夜校了，」我提醒他。

「嚇，嚇，」他搖搖手，「進高級夜校了！我該怎麼辦？高興得上街去跳舞？要是你朋友打算進大學了，我又該怎麼辦？爲了那個又得給你加工錢？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你愛走就走，不愛走就留在這兒。在我說來，你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八塊錢足够了。」他猛的圖上支票本兒，就像說：「問題全解決了！」

回家的路上，我打定主意不幹了。我跟爸爸這麼說的時候，他止住了我。「好的沒有到手，不要先丟掉壞的，」他說。「八塊錢總是八塊錢，」他就數說起八塊錢所能買各式各樣的東西來。

這是長篇小說「外國來的孩子」裏的一段。索爾到了美國，美國是個金元國家，美國有好些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什麼什麼大王，一天賺幾十萬，好像錢是從天上滾下來似的。可是索爾想加一點工錢，老板就笑他說——「雖然是同國人——」在美國，錢不是在樹上長出來的。「你想這樣一個國家是自由的國家嗎？我們不是都知道自由跟平等是分不開的嗎？」

這篇文章裏，有些事情我們也許覺得不大習慣，我在這裏說一說：一，肉店不祇賣肉，也賣雞鴨，雞鴨是殺好了撐好了毛出賣的。二，銀錢計算據是計算收錢總數的，你把錢放進去，發上錢的數目，搖一搖，它就在總數上把這個數目加了進去。三，外國人七八塊錢也開支票，跟我們不一樣。

農婦甲 我問你：你們做帖木兒是專門偷東西的嗎？

炯 不是！

農婦甲 真的不是還是假的不是？

炯 真的不是。

小 (指阿炯) 他不是帖木兒！

農婦甲 他不是帖木兒，那你是帖木兒咯！

小 我也不是。

農婦甲 好，我倒要問：帖木兒不是你們又是誰呀？

炯·小 我不是，我敢發誓，騙你不是人！

農婦甲 真古怪，那帖木兒是誰呢？你認識嗎？

小

我認得，(小泥蛇向四周張望，不見大年與章姨) 他們不在這兒。

農婦甲 帖木兒不是神吧！

(阿炯和小泥蛇低頭不語)

農人甲 好了，好了，把他們帶回去，交給他

們的爸爸媽媽去管教吧！

農婦甲 好吧！我們也沒有這許多閒功夫，我

還要下田收穀子去呢！

帖木兒

蓋達爾著 依敏譯 一元五角

蓋達爾是 聯著名的兒童小說家，他的作品很多，翻譯到中國來的有「遠方」，「第四座避難室」等。這本「帖木兒」是他最興盛的兒童小說，描寫蘇德戰爭中，蘇聯的孩子們怎樣自動的組織起來，用各種方法幫助出征軍人家屬。帖木兒是一羣孩子的領袖，聰明，正直，勇敢。「向帖木兒學習！」成了蘇聯兒童普遍的口號。這本書雖然寫的是孩子們的活動，可是內容優美生動，富於人情味，成人讀了，也會深受感動。所以它的讀者羣極為廣大，曾經編成話劇，也曾經攝成電影。



金鑰匙

A. 托爾斯泰著 王易今譯

這是蘇聯的大作家 A. 托爾斯泰根據「木偶奇遇記」創造出來的新童話。「木偶奇遇記」是童話裏最討人喜歡的一部，托爾斯泰從小就喜歡它，他時常跟小朋友講這個故事，先是按着書講，後來隨自己的意思講了，一次又一次，托爾斯泰用他文學家的天才，講出了「木偶奇遇記」裏絕對沒有有的「木偶奇遇記」。這本「金鑰匙」就是托爾斯泰講的故事的記錄。

定價 二元

開明書店印行

炯 求求你們，放了我吧！（哭）
農人乙 走，走，帶你回去，你爸爸朱老闆會訓教你的！（擁阿炯下，阿炯蹬腳大哭）
農婦甲 真奇怪！帖木兒到底是誰呢？
（這時天已黑了，遠處有火光照耀）
小 啫，啫，就在有火光的地方！
聲 火來啦！火來啦！
瑤 （在內）瑤珍！大年！你們把火送到那邊去！

（瑤珍與大年點火把上）
珍·年 知道了，知道了！
聲 火來啦！火來啦！
台上的人 火來啦！火來啦！
聲 張大嫂，你看誰家的孩子送火把來啦！
聲 （遠遠的）瑤珍！
年 呢——就來啦！
年 你向那邊走，我從這裏走。
（遠遠火光明亮，瑤珍大年向台中緩步下）
珍 大年，明早在學校裏商量工作！
年 好，明兒見！
（兩人分頭由台中中央向左右方走去，天更亮。遠遠有歡呼聲：「謝謝天，火把來了！」）
慕 慢慢兒下！

家庭小實驗

從日常生活中的認識科學
用科學解釋自然現象

5

共鳴現象

取式樣相同的廣口瓶兩個，把一個瓶子稍稍傾斜，如附圖所示，瓶口上橫放一條紙片。現在把另一個瓶子拿在手裏，對瓶口照着 do, re, mi, fa, so, ra, si 的音階發高低不同之音，將見在發某一特殊音階時，那放在斜置瓶口上的紙片會發生振動而從瓶口滑下來。

要明白這個現象的原因必先知知道：

一· 凡是一個物體發生振動，其每秒間發生振動的次數，也就是它的頻率，都有一定。頻率和物體的大小和形狀有關。

二· 兩個物體的振動頻率若是相同，而又能互相影響（指互相接觸或由空氣等介質傳播）的話，那末它們的振動必然能互相加強。這現象一般稱為諧振，在聲學上特稱為共鳴。

上一實驗就是因為人所發生的特殊的音，與瓶中空氣的頻率相同，故能發生諧振。又因斜置之瓶與手中之瓶式樣相同，而兩瓶中空氣之頻率亦復相同，故當手中之瓶發生振動時，斜置之瓶亦發生諧振，瓶口的紙片受此振動，自然就滑下來了。

光波與熱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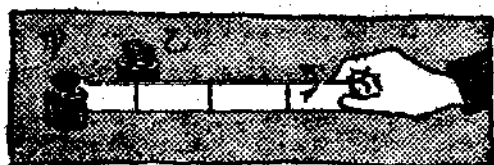
如果你把手放在一種熱的東西如電熨斗，開水壺等近旁的時候，你將分明地感覺到不可見的熱的輻射。然而你假使用一片普通的玻璃來插在中間，你手上溫熱的感覺就可以突然被切斷。



這現象的理由可解釋如下：熱線雖然和光線同樣是一種電磁波，可是它的波長較光波為長，玻璃能通過波長較短的光波，卻不能通過波長較長的熱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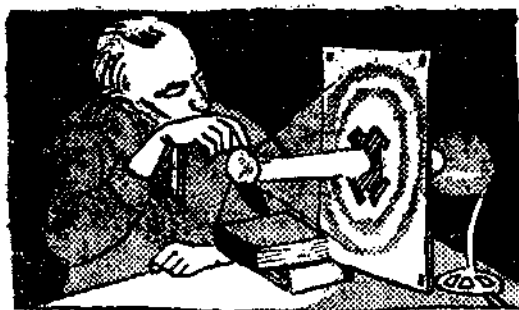
槓桿原理

槓桿的原理，我們每天在實驗。凡是吃飯，寫字，走路，無一不利用槓桿的作用。但是下面所說的實驗卻簡單有趣，還是值得試驗一下。



取重量相等底面積相同的兩件物體，和墨水瓶之類，放在桌上。用一根米突尺當作槓桿，置於兩瓶之間，如附圖所示。現在若執住尺的末端，使它像圖中箭頭所示的方向轉動，將見在尺頂端的甲瓶仍固定不動，而乙瓶卻隨尺之轉動而移動了。

要明白這個道理，可以依次把各個瓶子當作固定的支點來設想：若以乙瓶為支點，則作用於甲瓶的力為手所施之



力的三倍。反過來，以甲瓶為支點，則作用於乙瓶的力為手所施之力的四倍。在這樣的比較之下，就可知道何以甲瓶不動而乙瓶移動了。

人造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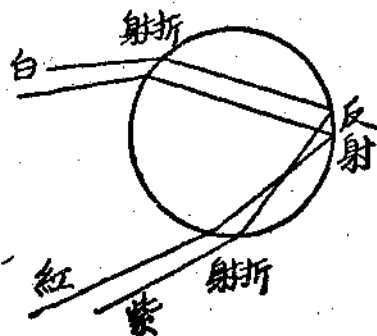
天上美麗的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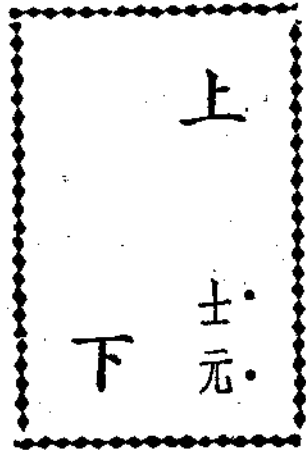
你可以在自己的家裏造成；方法如下：

用一隻光度較強的檯燈，四周用單子罩住，只露一個直徑約六厘米的圓孔。再製一厚紙屏，中央開同樣大小的圓孔，直立於檯燈之前，使燈光穿過此圓孔，成一光柱。然後取小燒瓶或廢電燈泡（取出燈泡內的附件）一個，內盛清水，置於屏前光柱之通路中，即見屏上

現出五彩的人造虹。

這個燒瓶正像浮於空中的水滴。當燈光透入中以後，即起折射和反射，而把光線分散，因而紙屏上造成美麗的虹，其折射和反射的情形如附圖所示。





你手頭有字典嗎？讓我們來做個有趣的遊戲。請你查一下：「上」字的意義是什麼？

字典上說：

上 高也。

那末「高」呢？字典上說：

高 崇也。

再查「崇」字：

崇 高也。

這就兜起圈子來了，「上」的意義是高，高的意義是崇，崇就是高，高就是崇……

再查查「下」字看：

下 低也。

低 下也。

圈子兜得更快了。

你滿意這樣的解釋嗎？當然不。那末要不要查個究竟呢？

有人認為這樣做全是多餘的。

他說：「這類簡單的字還用查字典嗎？」他的意思好像是：有許多

字，我們生來就懂得的。

好，那末他自己該懂得這類簡單的字了。我們不妨就問他這個問題：「『上』是什麼意思？『下』是什麼意思？」

他會這樣回答：用手指向頭頂一指，「喏，這是『上』。」又指一下腳底，「倒過來便是『下』。」

這一指不打緊，站在地球那面的人冷不防給他打了個顛倒。

你一定不會懷疑，地是一個球；正像這幅畫上畫的那樣。地球



表面上

各處都站得

有人，這畫上卻只請

三個孩子來做代表。要

是這三個孩子中有一個堅持說：他的頭頂是「上」，腳底是「下」。

那末另外兩個孩子不是腳在上，頭

在下，都變做倒懸着了嗎？

就因為這樣，「地圓說」最初

提出來的時候，大多數人認為「異

端邪說」。當時的人也犯了同樣的

錯誤，他們認定自己的頭頂才是

「上」，腳底才是「下」。

說到這兒，你會發生疑問：

說到這兒，你會發生疑問：

「我們既然承認了地是個球，是不
是『上』和『下』就沒有一致的解
釋了。」

並不。可是就因為我們不再把
地當平平的一片，我們對於『上』
和『下』的觀念同樣的也應該改變
過來。

看吧，圖上的三個孩子恰好都
在玩皮球。這給了我們不少方便。
三個孩子都把皮球往『上』拋，然
後高舉着手準備接球；皮球到了相
當的高就會往『下』落。

「喔！」你恍然大悟了，「這
樣說就妥當了！跟地球表面離得遠
的就是『上』，近的就是『下』。」
對！可是你還只說對了一半。
要是地球表面上有個深坑，皮球滾
了進去，不還是直往『下』掉嗎？
可見得還有比地球表面更『下』的
地方。若不是地面把皮球擋住了，
畫上的三個皮球會一直往『下』掉，

終於在一個地方碰頭了；這個地方
就是地球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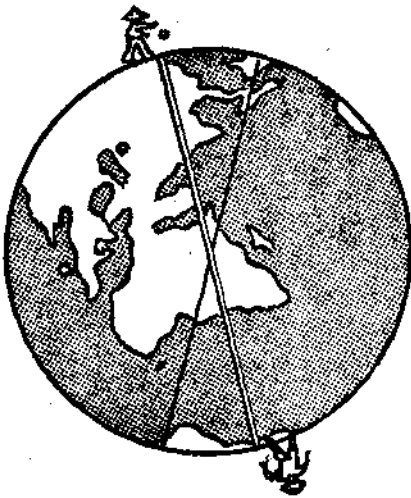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不如說：跟「地球中
心」離得遠的就是「上」，近的就
是「下」。把皮球往「上」拋，它
離地球的中心漸遠了，皮球從空中
掉「下」來，它漸又接近地球的
中心。我們都頭「上」腳「下」的站
着，因為我們的腳比頭接近地球的
中心。

我們假想在一個地方——就在
我們中國吧——來開一口對直穿過
地球的無底洞，洞的那一個口子就
該在南美。我們把一個皮球丟進洞
去。皮球就直往「下」掉，就是
說，直往「地球的中心」掉。到了
地球的中心，皮球並不就此停住，
往下掉的那股衝力使它繼續直向前
進，可是它不再往「下」，而是往
「上」升了，一直升到無底洞的另
一個口子上，南美的孩子可以雙手

把這從洞裏升上來的皮球接住。

因此，「下」是有限的，「下」
的終點就在「地球的中心」。我們
不妨仿效「南北極」的稱呼，把
「地球的中心」叫做「下極」。地球
的半徑平均是約三千九百五十哩。
「下極」就在地面以「下」三千九
百五十哩。

那末「上」有沒有限度呢？
「下」的反對方向是「上」，你能
說在「上」的止境在哪兒嗎？
對於「上」和「下」的盤查似



乎可以結束了。可是再一想：爲什麼皮球會往「下」掉呢？

「那是因爲地心引力在吸引的緣故。」你會脫口而出。

「上」和「下」因此又有了一個解釋：和地心引力的方向相一致的運動是朝「下」，反過來，和地心引力的方向相反的運動是向「上」。

所以「地心引力」是決定「上」和「下」的主要因素。要是沒有它，皮球就停留在空中，不會給我

們指出哪一方是「下」，我們也可以不一定站在地面上，也不必把腳底對着地心。「上」和「下」兩個字就此失去意義了。

地心引力離地心愈遠，力量就愈小。據推算，離地面十六萬哩的空中，地心引力就幾乎達不到了；在那兒，當然無所謂「上」與「下」了。可是我們一向生活在在地心引力的範圍內，很難想像這種沒有「上」「下」的情況。

初中博物綱要

編譯者 賈一
角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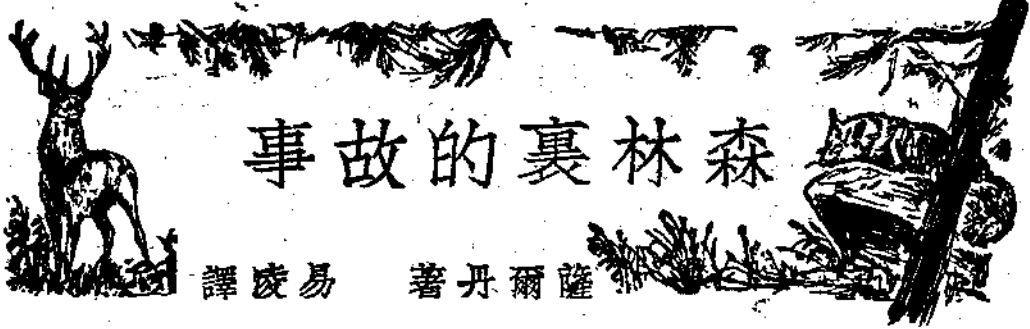
物俱全。提綱舉要，條理清楚。無表解式之碎雜而有其明晰，無說明體之冗長而有其詳盡。並有精細插圖，可資觀摩。每章或每節之末附有練習問題，書尾並附刊部頒「初中博物課程標準」。學生據以自修學習，易於了解和記憶；教師據以講授解說，極便發揮和活用。博物教材一般均以煩瑣爲苦，得此新型教本，困難冰釋矣。

本書依據本店出版之「初中博物教本」編輯而成。內容適合教育部頒布「初中博物課程標準」。於一書之內，包括全部初中博物教材，植物動物地質礦

- 142,857 × 1 = 142,857
- 142,857 × 2 = 285,714
- 142,857 × 3 = 428,571
- 142,857 × 4 = 571,428
- 142,857 × 5 = 714,285
- 142,857 × 6 = 857,142
- 142,857 × 7 = 999,999

你看出 142,857 這數目有哪一點奇怪嗎？你能找出一個性質類似這樣的數目嗎？

店書明開



森林裏的事故

薩爾丹 著 易凌 譯

七 「可憐的笨東西！」

霹靂樣的聲音又響了。

馬丁這時就在家裏，可是他知道那一定是槍聲。

一隻有危險性的不守法紀的牡鹿被打死了。他以前到處橫衝直撞。他曾用兩隻尖銳的角，傷害過他所碰到的敵人，襲擊過所有的牡鹿——這都是彼得發見他以前的事。

阿立拉，這被打死的暴徒的伴侶，站在死者的身旁，不忍走開。

直到彼得抱起那死鹿帶走的時候，阿立拉纔孤零零的走開，躲到樹林裏去了。她傷心地望着她那朋友倒垂着的頭。後來她望不見他了，還嗚咽的念出一些死別的話。

「他多麼美麗啊！他美麗得多麼特別啊！他勇敢得多麼特別啊！」

她哭泣着，她想她從此是孤獨的了。

「勇敢嗎？」萊巴特——一隻年輕的牡鹿接着說，

「勇敢得跟暴徒一樣！」

「不！」她反駁他。「他是勇敢的——他是最勇敢的！」

「有了他那樣的角是容易勇敢的。」

阿立拉更傷心的哭起來。「那角啊，又長又直，跟

樅樹一樣，有那麼潤的眞珠的光澤！有時角上的嫩皮被

牠擦掉了，簡直白得跟樹苗一樣的刺眼！」

「別忘了那對尖銳的角是致人死命的，他就是用那

人：

馬丁—— 駝背的孩子

彼得—— 管森林的人

鹿房裏的動物：

巴比特—— 管林人的妻子

魔鬼—— 黑牡馬

妖婦—— 紅牡馬

孟尼—— 驢子

沙—— 懷孕的母牛

撒夫—— 牡貓

—— 獵犬

森林裏的動物：

潘列—— 以爾

坦波—— 年育的牡鹿

阿立拉—— 年育的牡鹿

萊巴特—— 年育的牡鹿

傢伙傷害人家的！」

「是的，」阿立拉驕傲地挺直了身子說。「你怕他，誰都怕他。」

「那樣，你以為好的嗎？那自然值得你驕傲啦！你想使每個人都怕你吧！」

「唔，是這樣的。」阿立拉猛然抬起頭來。「這樣，就誰都敬重你了。沒有人來襲擊你。沒有人敢來襲擊你。」

「你錯了，阿立拉。聽着，我是你的朋友——我們都是朋友啊，是不是？」

「是——是。」

「那末，告訴我：他的朋友是誰？我們中沒有一個高興跟他做朋友的！」

「他用不到朋友！」

「喔，你又錯了。誰都需要朋友。有了朋友，纔會覺得安心，朋友給我們帶來了快樂。」

「他是很安心的。因為——」阿立拉一邊說，一邊把頭轉向別處，準備走開。

「因為他會戰鬥，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他平日如果不那麼橫暴的襲擊人家，也許現在還是很安全的。我們中從來沒有誰想到要攻擊自己的同胞的。」

是的，在求偶的期間，我們稍稍有些爭鬥。但是別的時候，我們總是和平相處。你以為他是可敬的嗎？唔，他纔不是呢？害怕不是尊敬。我在害怕的時候，總是避開那個使我害怕的人。但是在我的頭腦裏，他是一個壞蛋。我對壞蛋是一點也不尊敬的！」末了幾句，萊巴特說得很用力。

「他是不壞的！」阿立拉抗議着；「對我不壞的。他對我很好。」

「你錯了！」萊巴特尖聲地說。「你要昧着良心說話，當然可以這樣說。但是我說你極端錯誤了。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對你粗野。他又傲慢，又乖戾，簡直是一個強盜！假若你還清醒的話，把你的話收回去吧！」

阿立拉垂下了頭。「我不能夠，」她輕輕地說。

「我愛他。他的死，傷了我的心。」

「我還有一點要跟你說，阿立拉。你得知道，只有你一個人在愛他，悼念他。」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沒有誰喜歡他嗎？沒有誰對他的死覺得悲哀嗎？」

「一個也沒有！實際上，他死了，誰都高興！」阿立拉戰慄着。「多麼可怕啊！」

「是的，沒有朋友哀悼你，確是可怕的。阿立拉，你說他『驕傲』，說他『勇敢』，還說他如何如何，究竟是不是那麼一回事呢，現在你明白了吧。他是一個壞東西，他是我們這個酷愛和平的一羣中的恐怖分子，他是一個大家怨恨的對象。現在他死了，我們都覺得好像得救了。所以你不用悲傷了，他永遠不值得你去愛的，也不配你這麼哀悼的。」

「這是你安慰我的唯一法子嗎？」阿立拉帶着猜疑，輕聲說着。

「不是的！不過你明白了事實的真相——你自會覺得寬慰的。假若你不相信我，等着瞧吧，看有一個對他表示惋惜的沒有！」

阿立拉如有所失地站着。她大聲地說道，「我從沒有想到——我從不相信那『兩腳朋友』會對他幹起那種事來的！用槍把他殺死——那傢伙平常是那麼溫和啊！」

「而且他是公正的。溫和而又公正。你不承認他是公正的嗎？」

「是啊！是啊！我不承認——我從此不再相信他了！」

一隻小鹿走過來，加入談話。「不要這麼恨他，

阿立拉。他平常對我們多麼好，你忘記了嗎？」

另外有幾隻牡鹿和小鹿也走來了。

「我們誰都該感謝他的仁慈，」一隻強壯的小牡鹿用堅決的語調說。

他周圍的那一羣鹿都高聲地附和着。

「對啊！」

「他應該得到我們的信任！」

「是啊，還應該受我們的愛戴哩——」

「那末，在冬天我們就不會飢餓了！」

阿立拉現出無可辯解的神情，向周圍的那一羣鹿望了一遍。「但是他殺死了我的伴侶，你們都高興嗎？」

大家齊聲回答着她，「是啊！是啊！我們都高興啊！」

「他替我們除去了一個暴徒，我們從此可以和平了，」一隻漂亮的牡鹿說。

「他做的正合我們的希望，」另一隻牡鹿也插嘴說。「我們都一直希望這件事情。我們期待着這

「兩腳朋友」，我們相信他會來幫助我們。現在他，我們幹得正好——他把那暴徒結果了。」

這隻最後發言的鹿向前走上了一步。「瞧，阿立

拉，你瞧我。」他把他腰上一條很寬的傷疤給她看。「一點小傷疤，就是你的伙伴給我的創傷。我沒有死去真是一樁奇事！受傷以後，我病了很久，衰弱了很久，受够了可怕的苦痛！」

「你還驚奇嗎，阿立拉？」萊巴特鎮靜地問。「或者你還以為我們殘忍嗎？」

她默默地搖她的頭。

於是他們馬上接着說：「我們是很替你難過的，阿立拉，……以前我們時常憐憫你。……你是盲目的……現在你可以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了……是的，是的，一種新的生活，不再做奴隸了……不再被虐待了……不再被脅迫了……你會從你的朋友那裏懂得愛……懂得溫存……」

但是阿立拉不願再聽下去了。她突然跳起來逃去了。

「可憐的笨東西，」這是萊巴特給她的評語。他朝她的後影望了很久。

那隻腰間帶有傷疤的牡鹿總結這席談話說：「無

論如何，我們中的暴徒已除去了。現在我們又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了。」

八 「好神氣的傢伙！」

沙·那波斯種的牡貓，時常歡喜跑到這森林裏去。他已有這種習慣了。彼得屢次埋伏在森林裏想捉住他，但是那牡貓總設法騙過了他的主人。後來彼得設了一個陷阱，終於捉到了他。現在是他在地球上活着的最後的機會了。因為那軟心腸的彼得已經橫下了心，想把他心愛的東西處死刑，以償他捕殺森林裏小動物的罪過。

但是沙毫不在乎地跳出了陷阱，嗚嗚地在彼得跟前繞來繞去，他顯得那樣的可愛，使彼得終於寬恕了他。馬丁跟巴比特都歡迎那牡貓改過自新，好像歡迎一個可愛的。悔過的浪子回家一樣。

不過，沙是不知道自己犯了過失的，自然更不知



道悔過那回事。所以他不大留心他主人的歡迎，只當他們應該這樣。他用一種謙和的隨便的態度，重新又跟那獵狗推夫要好起來了。

「來啊，」沙輕輕地說。「我又要去看看那兩匹馬跟那灰驢子和母牛了。」

「那頭母牛已經生了小牛了。」

「那很好，」沙不在意地說。

推夫嗅着那牡貓。「你身上有着森林裏的那種氣味，有一股怪有趣的氣味。」

「我在那裏玩的很快活哩，」沙承認了。

他們偷偷地離開那屋子，跑到廐房裏去。

孟尼一看見沙就說道，「你又回來了？」

「我們以為你已經死了，」魔鬼說。

沙大模大樣地繞着牡馬走了一個圈子。「跟你們想的恰好相反，我在那裏生活得很豐富，很快活。」

「誰給東西你吃呢？」妖婦天真地問。

沙故意裝出一副神氣十足的樣子。「一個也沒有啊！我餓我自己。今天吃野雞，明天吃野兔。有時候間或吃松鼠和鶯鳥。我告訴你，這是一種奇怪的生活啊！」

「殺人的傢伙，」黎沙咕嚕着，「可惡的殺人的

傢伙……」

沙弓起了背，跟那母牛挑戰。「你敢再那樣說！」

「不要聽她，」魔鬼安慰着他。「她是一個蠢東西。」

「我真不懂，為什麼大家都把殺害別的動物的事情看得那麼稀奇，」孟尼插嘴說。「但是正因為我不懂，我是會表示什麼意見的。」

「是啊，」妖婦同意着，「我也不願表示一點意見。」

魔鬼抖了一下他的鬚。「這樣的事情在我們是奇怪的。」

「對啊！」那波斯種的貓呵呵大笑着，「你們都是吃草的傢伙。只有這位仁兄纔是我的同志。」沙溫柔地擦着推夫的腰部。「他了解我。他是羨慕我的！」

「我也許羨慕你，」推夫承認道。「我能想像到你在森林裏的那種快活。但是我自己永遠不會幹那樣的事情的。我的良心太好了。」

「不用管他。」沙在推夫面前，態度是很謙卑的。「你是一個好人。假若我們性格上有什麼不同，我們還是能做朋友的，是嗎？」

怎樣用畫來表達思想？

學畫的路

明 冶

悶，應該在畫幅上傾吐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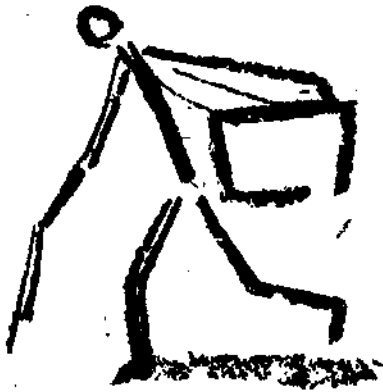
可是纔開始畫，我們立刻會給困難絆住了。因為祇用線條來畫是畫不好的。單用些粗的細的豎線，橫線，曲線，必然畫得人不像人，田野變成了一團糟，屋子也像快要坍下來似的。

有了這種情景而畫不出來，就好像手裏有了竹篾而不曉得如何編成籃子；又好像嘴巴，心裏有話而無法對人申訴。不過，這並

先畫粗枝大葉。

春假裏你到哪兒去旅行過嗎？郊外雖然春光明媚，可是戰火所毀壞的房舍還沒有重建起來；多少田地荒蕪了，不見有人來耕耘播種。那些人是復員後沒有回來嗎？還是因為規避抽壯丁而逃亡了呢？唉！春風雖然替草木穿上了綠衣，卻沒有抹掉人們臉上的哀愁，連愛唱歌兒的牧童都閉住了口，哼都不哼一聲。

真的，只要你睜開眼睛看，你就會感到要說的話語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話，我們為什麼不用畫來訴說呢？不管春天是多麼媚人，重壓下的鄉村的苦



推夫搖着他的尾巴代替回答，他把沙堆翻在地上，開玩笑似的用嘴捉住了沙的喉頭，沙伸出兩隻後腳，抵住了推夫毛茸茸的胸膛。

「你不怕嗎？」妖婦對沙喊道。

那波斯種的牡貓輕柔地跳了起來，說，「當然不怕！」

「他真的要咬你呢？」那牡馬故意追問下去。

沙被大家取笑，有些難為情起來。「他要是真的咬，我就會用腳爪抓傷他。」

推夫也格格地笑起來了。

「從此你願跟我們就在一起吧？」孟尼又問那牡貓。

「我想以後不出去了，」沙同意孟尼的話了。「在這兒跟『兩腳朋友』住在一起是舒服的。留在這兒有現成的享受，自己不必費什麼力。這裏有大量的牛奶，我得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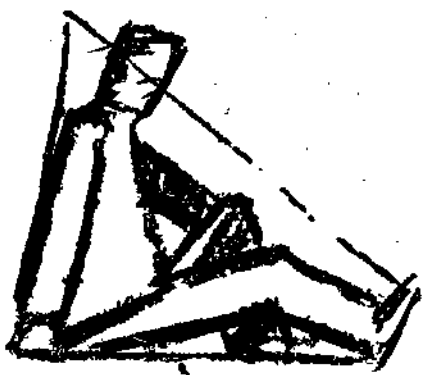
不是無法克服的困難，祇要多動一下腦筋，就可以找到方法戰勝它。譬如用幾根火柴梗拼綴

起一個人來，不是很容易嗎？有了這簡單的軀幹，再給他加上肉，穿上衣服，就可以成爲一個像模像樣的人了。或者，把人畫成方楞出角的，像木頭彫成的樣子，再細細修改，不也可以成爲一個像樣的人了嗎？從這最簡單的「粗枝大葉」畫起，就有了苗頭。看這兒

兩幅畫，小的是「粗枝大葉」，大的已經過一番修改了。

人，樹，屋子，從單純的到複雜的，憑這樣，我們畫畫的技術就進了一步。

魯迅在他的小說「故鄉」中，把楊二嫂比作圓規。我們也



「粗枝大葉」畫起，

認，我好久沒吃這東西了。這裏有供我安睡的溫暖的地方。」

妖婦現出迷惑的樣子。「你怎麼可以沒有主人而獨自在森林裏住那麼長久呢，現在怎麼又這樣溫服從呢？」

「服從？」沙覺得這兩個字不順耳，「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服從。我並沒有把那『兩腳朋友』當做主人啊！我是不知道什麼叫做主人的。他是我的朋友。」沙伸直了四肢打了個呵欠。「我又要去看他了。我很喜歡他。他也很喜歡我，所以他沒有把我關在木籠子裏！他那麼做，當然是不夠朋友的。但是我猜想那時候他只有那一個辦法，纔能把我捉到。事情是這樣的，因爲他很想念我，所以纔把那木籠子擺在那裏！這不是很可感動的事嗎？那晚上，我在那木籠子裏真希望他趕快來。因爲我也很想看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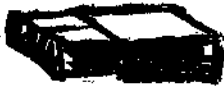
可以把汽車比作打開的火柴盒，把肥豬比作茄子……把各種各式的物象比作最簡單的圖形，圓的，方的，三角的，菱形的……各種各樣的圖形。然後再在這簡單的圖形上加上精細的部分。

讓我來總結一下，用火柴梗似的直線來畫出物象的軀幹，是主線畫法；把物象的外形勾劃出來，叫做外圍線畫法；把物象分解成圓的，方的，菱形的，種種幾何圖形，叫做輪廓畫法。

憑着這些初步的方法，我們就可以把活生生的物體搬到紙上，就可以叫要說話的人，物，在紙上說起話來。

• 從這兒學起。

當心，物象轉個身就會變。一個人對着你，背着 you，或者側向着你，他的樣子都是不同的；他還可以做出許多不同的姿勢，站着，蹲着，跑着，輪着。有些物象如屋子，自己雖然不會動，但是只要你走一步，他的樣子就改變了。這種



啊。再說，在那森林裏，也再沒有什麼使我真正快活的事了。所以現在我準備在這裏了。」

孟尼懷疑地，看着那牡貓，沈默了一會兒，他說：「說不定你還是想去的吧？」

沙露着身子，停了一下，就不經意的說道：「當然，假若我想去，我自然要去的。不過不會再在那裏就得很久了。只住一夜。弄一隻野雞來，」他接着說。「那是很容易捉的。他們睡在樹上，睡得很熟。不，下次去捉他們，無須在那裏住一夜的。」

「兩腳朋友」知道了這事，他會怎樣呢？「魔鬼問。「他不反對嗎？」

「他不會發覺出來的！他不見得比我聰明。」

「噯，說下去吧！」孟尼暗笑着。「你的實在的意思，是說你比

改變並不是可怕的，我們還要借這種改變，來選擇一個最適合的把物象畫下來的場合。以一條牛來說罷，正面的牛是不好畫的，從背後畫吧，也不很容易，還是側面比較好畫。為什麼呢？因為從側面看，



牛整個身體，從頭到尾都能看到，所以容易表現。我們初學，要先找完整的物象作材料。

這兒兩幅畫，小的一幅說明物象輪廓的畫法，大的一幅說明如何選擇便於表現的物象。我在那小孩的眉宇間畫了一橫，就表示這牧童不在唱歌了。為什麼不唱歌呢？也許他看見了什麼教人敲眉頭的事了。你以為牧童就沒有心事嗎？



他還聰明些吧？」

「我的確是這樣想的，而且我確實比他聰明，」沙好像舉述一件確切的事實一樣的說着。

就是推夫，也表示不信任的樣子。

那波斯的牡貓便親熱地向他解釋：「你知道，我常常只做我要做的事情。我不像你。我不為任何人服役。我只隨着我自己的意志去做。譬如說，現在我不高興跟你們大家在一起了。」說着他就從穀倉的門口溜出去，推夫也跟着衝出去了。

「好神氣的傢伙！」那牡馬憤憤地說。

(本章完)

漫畫的描法

豐子愷著 定價九角

開明書店



春 寒

· 方 大 ·

四月正是暮春時季，天氣應該相當暖和了。然而還有寒流從北方襲來，使我們在換了夾衣之後，不得不再把棉衣穿上。春寒雖比不上嚴冬時節的冷，卻好像格外難受。

急切盼望和平的老百姓對於當前的時事，也大有春寒格外難受之感。國際大事最重要的便是莫斯科會議，這應該是第二次大戰以後鞏固世界和平的一樁主要工作。記得大戰勝利的前夕，主要盟國當局是有意把爭取勝利和爭取和平的工作一氣呵成的。當前的莫斯科會議卻把前些日子所做的和平工作重新討論，這不能不說是暮春時季裏寒流來襲的日子。至於國內時

事，老百姓受難更深了。全面內戰已經大規模展開，而改組後的新政府當局，並不體念老百姓盼望和平的公意，一上合就說要使有效的軍事措施迅速造成。爲着政府改組，爲着要使有效的軍事措施迅速造成，軍事政治的費用不得不大量加增，於是在物價新漲風裏，中央銀行加發了萬元大鈔。物價不斷上漲是對於老百姓普遍的煎熬，這正是格外難受的春寒啊！

——莫斯科會議結束

三月十日開幕的四國外長莫斯科會議，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宣告結束了。會議的任務是擬訂對德對奧的和約，在一個半月的會議期間，經過多方面的討論，結果是暴露了四國之間意見的分歧，對於重要問題都沒有得到協議。凡是急切希望世界和平能有確實保障的人，都覺得不能滿意。

這幾個主要盟國，在對付共同敵人的戰爭中是行動一致的，從行動一致獲得了最後勝利。怎麼在戰勝共同敵人以後，對於處置共同敵人的工作卻又如此的意思見分歧呢？這個問題的解答，就可以從他們分歧的意見中去探求。關於德國的賠款問題，主要盟國的當局早有原則上的協議，要討論的原不是一是既定原則的

如何實施罷了。蘇聯所提，以二十年為期，從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款一百億美元的建議，照理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從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和蘇聯可以取得賠償一百億美元，這兩個原則都早經協議。然而此次會議中英美方面提出要把兩個原則改變，這是蘇聯不肯讓步的，就成了一個僵局。關於德國未來的行政制度問題，也早有原則上的協議，規定應以政權之分散及發展地方政府權限為原則，英美方面提出的聯邦分治的計劃與這個原則是大致相近的。然而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占領區的政治設施，處處要利用納粹的殘餘勢力做工具來對付蘇聯。蘇聯代表在會議席上屢次提出真憑實據來批評英美，英美的答辯並不能使蘇聯消除成見，於是英美對於德國未來行政制度及所提聯邦分治的計劃，蘇聯就表示反對，又成了一個僵局。在造成了一連串的僵局之後，美國提議締結防止德國侵略的四國公約，所取態度很強硬，彷彿是這樣說：「請接受美國所擬這個公約的全文，否則會議失敗就要由你負責。」蘇聯提出的修正案美國拒絕討論，當然又得不到協議了。

會議結束的時候，議決於本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外長會議常會，於九月間聯合國大會閉幕之後或許在

紐約召開臨時外長會議。如果到那時候主要盟國能够回復當初共同作戰的合作精神，分歧意見是不難化除的。

二 國民政府改組

四月二十三日，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宣告成立。我們的國家名義上稱為「中華民國」已有三十六年，但實際上還沒有實行民主政治，而且此次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以後的幾個月，還是在從非民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過渡時期之中。據說此次政府改組是我們從訓政進到憲政的重要步驟。我國的政府權力過去是由國民黨單獨負責的，此次政府改組以後，將由國民黨，民社黨，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共同負責。那末，可知此次政府改組，雖由一黨單獨負責改為三黨和一些社會賢達共同負責，但並非即由訓政進到憲政，不過是由訓政進行憲政的一個「重要步驟」罷了。

既說由訓政「進」到憲政，作這樣說法的人一定認為經過了這一個重要步驟，中國就向民主政治走近一步了。然而另一方面的人對於此次政府改組卻不是這樣看法。他們認為中國走向民主政治，曾於去年一

月間由政治協商會議商定一種適當的步驟，而此次改組後的政府不是依據政協程序及精神產生的政府。他們認為中國走向民主政治必須先停止內戰，而此次改組後的政府，是國民黨領導民青兩黨參加共同負責對共產黨作戰的政府。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此次修正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原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五院院長對國民政府負責，其後因民青兩黨有異議，將此項規定刪除，因此改組後之政府被人指摘為無所負責的政府，這對於民主政治又何從說起！

美國報紙對於此次我國政府改組的評論，也認為目前的改組並不符合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因為新政府裏並不包含國民黨外的兩大政黨——民主同盟和共產黨。對於新政府的行政院長張羣，相信他就是馬歇爾調處失敗離華聲明中所謂中國和平統一所繫的「自由份子」。但張院長就職後的廣播演講裏會說：爲了恢復秩序和保障統一，政府不得已而採取有效的軍事措施，希望能夠迅速造成。

三 物價的新漲風

一 交進四月份，物價又起了新的漲風，先從油價

開始，其次輪到棉紗，接着便是米價。二月間的物價漲風是因黃金和美鈔的黑市引起來的，政府認爲投機買賣要不得，公布了以取締投機買賣爲主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物價漲風在這個方案公布之後，總算停止了一個多月。如今黃金美鈔的投機買賣已被禁止了，但是物價卻又衝破政府的緊急措施，起了新的漲風。這樣一個接一個漲風是怎樣起來的呢？對於新的漲風，政府將用什麼方法來使它停止呢？

據說，這次漲風有兩個特點：一是產地先漲而銷地後漲，二是原料先漲而成品後漲。從這兩個特點看來，漲風的根源並不在乎投機買賣。

蔣主席在故鄉掃墓後回首都，經過上海時，命令上海市長迅速壓平物價，市場上所受影響是幾個銅板的商人被看管起來，物價的壓平並沒有什麼效果。二月間的漲風，物價不過漲高百分之五十。這一次物價上漲，卻已超過百分之五十，將近百分之一百了。

在物價上漲的火線當中，不料政府卻又潑下了一瓢油，四月二十四日，中央銀行奉命加發萬元大鈔。據說加發萬元大鈔的原因，由於軍事政治的費用增加，和應付工商貸款。還有一個可笑的理由，說是工商業方面嫌小票使用不便，要求中央銀行發大票。此次加發的萬元大鈔，總額可能在二十萬億元以上。這許多鈔票加發出來，無異在促使物價更加上漲。老百姓都在物價漲風之下歎息，對着萬元大鈔搖頭。

少年兒童劇 劇場



「錢」

君·玉·

上個月，上海演出了一個兒童劇：「錢」。
在上海公演兒童劇，這還是第一次。

「錢」這個劇本是根據蘇聯作家班台萊耶夫寫的小說「錢」改編的。原書有魯迅先生的譯本，生活書店出版，是少年們最喜歡的一種讀物。

董林肯先生把小說改成了戲。把蘇聯的故事搬到中國來。所以小說裏的人物是蘇聯名字，戲裏的人物是中國名字。還有一些風俗習慣也改了。

劇本「錢」的故事大略是這樣：

裴七是個小扒手，他給警察抓進了拘留所。

拘留所隔成兩間。那一間關着個顧大爺，一個酒糟塗。顧大爺敲着板壁亂嚷：「求求大人放我出去吧！求求……」原來他喝醉了，以為在隔壁的是局長哩。他還從棧欄間遞過一隻金錶來，他拉着錶鍊

說：要是局長肯放他，他就把金錶送給局長。

金錶！值多少錢呀！裴七偷偷地把金錶從錶鍊上解了下來。顧大爺一點也沒有知覺，把一條錶鍊收回去了。事情多順利呀！裴七想，放了出去，就可以把錶賣了換多少好吃的零食，好玩的玩意兒了。

可是，局長並不放他，局長把他送到保育院去。裴七不願意進保育院，他聽說進了保育院得念書。但是有警察押着他，跑又跑不掉，只得跟着去了，金錶還在他口袋裏。

保育院其實是個非常好的地方，指導員挺和氣，挺愛護孩子。裴七身上的衣裳是髒透了的。指導員要他換一套新的，把舊的丟了。假如沒有錶，裴七也願意換一身新衣裳。可是，口袋裏有那隻錶呀。這怎麼辦呢？最後他把錶塞在嘴裏，瞞過了指導員。

來，裴七把錶藏進一個牆洞，他想一有機會，就拿「錶逃走」。

不巧得很，保育院裏要演一本戲，買了許多紙張預備寫廣告，印說明書。這許多紙張就堆在牆邊，正遮住了那個藏錶的牆洞。

保育院裏的孩子彼此都挺親熱，雖說裴七纔來，他們卻問他願不願意跟他們一起做事。他們要把紙張

裁開來派用場，忙得很。裴七聽說裁紙，心裏很高興，紙張用完了他就可以取錢，取了錢他就可以偷跑了。所以他非常起勁，他想出了一個裁紙的好方法，大家可以又省氣力，又裁得快。於是大家覺得裴七是個了不起的新伙伴。

到晚上，紙張還留得很多，裴七想一個人偷偷把紙張搬開，可惜沒有成功。

第二天。顧大爺也從拘留所放出來了。他趕到保育院來看裴七，求裴七把錢還了他，因為他老婆在生病，女兒在挨餓，拿了錢就好去買藥買米。裴七可始終不承認錢是他拿的。顧大爺生氣了，要打裴七。

保育院的孩子都覺得不平，他們想裴七這麼好，哪裏會偷別人的錢呢。大家把顧大爺趕走了，一面安慰裴七說；顧大爺是酒糊塗，一定是他自己不知道把錢丟在哪裏了。裴七聽着很難過，想把事情說出來，可是又不敢說。

保育院的戲快上演了。大家覺得裴七

我去看了「錶」 三午。

我去看了「錶」。

看完了出來，我想，要是真有那麼個保育院該多好呀。有了那麼個保育院，誰還做流浪兒呢？誰還做小扒手呢？不但不做那一些，還會認認真真念起書來，認認真真辦起事來。小時候能認認真真，大了不就認認真真的做國家的主人翁了嗎？

戲裏面的裴七是個小扒手。他怎麼會是個小扒手的呢？他偷了別人東西。他生下來就偷別人東西的嗎？不，真是說笑話，哪有生下來就會偷東西的？他是後來才偷的。爲什麼要偷呢？他窮呀，他沒有爸爸媽媽呀，晚上睡在大街上，清早醒過來太陽光就射得滿身都是；也許，還不是太陽光把他搖醒的，糞車推過嚇醒了他，小販子攔攤踢醒了他。醒了，醒了怎麼辦，醒了就得想辦法怎麼挨過這一天。肚子是空的，肚子在討吃食，肚子鬧得冤。要是裴七有東西吃，自然就不偷了，可是他沒有東西吃呀。蒸籠上的饅頭人家能吃，他不能吃。煎鍋裏的包子人家能吃，他不能吃。爲什麼不能吃呢？他也餓，他也是人，他不吃東西也要死的。這樣，他就背着別人的眼睛，不管饅頭，包子，順手就拿一個了。有時候，正巧給人家看見了，一把抓住。好，小扒手！局

能幹，要他做宣傳股股長。裴七這時候已經愛上了保育院，做得非常起勁。連錢也不想要了。實在，在這麼個地方要錢做什麼呢？可是，他忘不了錢，這是他做的一樁錯事，藏在心裏真難過。有一天，他從牆洞裏把錢取出來，想丟掉它。可是又想到顧大爺，想到他有個老婆在生病，有個女兒在挨餓。他不能丟，不過放在身上又不安心。唉，早先爲什麼要偷這個錢呢。

一天，保育院又進來個女孩子，是個孤兒。媽媽死了，爸爸因爲喝酒惹禍進了監。她沒有人管就進了保育院。這女孩子有一條鍊鍊。裴七一看，認得這鍊鍊是顧大爺的，原來她就是顧大爺的女兒。裴七心裏難受極了，他把鍊還了那女孩子，大聲哭起來，哭罷，他悔過了！從此以後重新做一個人。

「錢」這本戲能演出來，大家都非常高興。一則，這本戲叫人感動，叫人看了流淚，叫人知道要上進，知道同情那些跟裴七一樣的不幸的孩子們。二則，這是第

子裏去。

「小扒手」，多難聽的一個名字呀。誰聽了都會難受的。我想，裴七第一回給人家叫這個名字一定也很難過。爲什麼他成了小扒手呢？爲什麼不把別人叫做小扒手呢？想着委屈，他也許還淌了眼淚呢。可是一回，兩回，三回，他慣了。你看，裴七讓一個警察押着上場的時候，他多不在乎呀。他朝警官說：「我叫裴七，人家還叫我『小扒手』！」他已經聽慣了這個名字，忘了這名字含有不好的意思，忘了人家是拿這個名字來笑他，罵他，咒他的。這個時候，你又看見裴七從口袋裏掏出那偷來的那個饅頭嚼着，稱心快意的，進拘留所在他真算不得一回事似的。你不是會想：多難爲情，這孩子怎麼一點不識羞！

可是，再說一遍，他已經習慣了。怎麼習慣的？他的那個環境使他習慣的。什麼？環境。就是他處的那個世界。那個世界全不經心他，讓他孤零零的一個人餓着肚子，看他偷了東西就笑他，罵他，咒他。裴七跟別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沒有什麼不如人的地方，要是有一個能容他的好環境。讓他吃飽，穿暖，養他，教他。裴七跟你跟我跟他一模一樣，裴七會念書，念得很好，裴七會做事，做得很好；等長大了，裴七也是國家的主人公，滿有資格。

「錢」裏面的保育院就是這麼個環境。裴七就在裏面變成了好孩子。

一次演出的兒童劇，有了這麼一個好的開頭，以後一定有更好的接二連三的演出。我們孩子們就有孩子們自己的戲可看了。許多許多人寫了文章稱讚這本戲，介紹大家去看這本戲。可是，大家也覺得這本戲有個缺點。

缺點在哪裏？

因為「鏢」這本小說是蘇聯的作家寫的，蘇聯的確有那麼好的兒童保育院，作家照樣寫下來，大家看了，覺得是真的，實在的，親切的。可是改成了中國故事，中國沒有那麼好的兒童保育院，看着就不親切了。

不過這也不要緊。我們想，就算現在沒有這樣個兒童保育院吧，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理想。這個理想要實現的。靠別人實現不來，我們就自個兒來實現它。

這本戲上演的日子不很久，在上海的小朋友也還有很多不會看過。所以上演這本戲的戲劇學校答應說，隨便什麼小學要請他們演，只要跟他們去接洽。不在上海的小朋友拿不到這個方便，不過也不要緊，等「鏢」的劇本印出來了，就可以自己來排演。還可以依據「鏢」的兒童小說，自己改編一些劇本來演。

那裏像是學校，可又跟現在的學校不同。那裏，先生指導着孩子們自己發展，讓他們自己研究功課，自己唱歌，寫詩，演戲，自己來管自己。這樣，那裏的孩子都有互助互愛的好脾氣。在那裏做錯了一件事，沒有人來打你罵你，只是告訴你這事做錯了。你想大家對你那麼關心，心裏自然就難過了：「哎喲，我不能再做什麼錯事了。」在那裏，只要你有好的主意，你就可以領大家一起來做一件事情，玩一種遊戲。在那裏不祇是上課的時候學，一買裏在隨便什麼時候，隨便什麼事情上，你都在學，學着各式各樣的知識，學着怎麼做人。

裴七就在那裏變成了一個好孩子。

看完了「鏢」出來，我想，要是真有那麼個保育院該多好。可是我們沒有。不過，沒有也不必灰心。等我們長大了，等我們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翁，我們一定來辦這麼一個保育院，先辦一個，隨後一個一個添起來。我們要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不再有一個是流浪兒，不再有一個是小扒手；個個都有書念，個個都有很好的前途。你說好不好？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跟改編「鏢」的董先生說，跟許多熱心的教育家說，以前你們想到的，現在我們做到了。

歡迎定閱

歡迎投稿



我們也寫些

賴老師的內功

胡蜀龍

「蜀龍，阿爸有事情跟你說，快來！」我正在外房看書，聽見五哥喚我，就放下書走了進去，「啥子事呀，阿爸！」父親一壁吃飯，一壁說：「有個賴老

師，武藝很行，曾在南京得過金章，許多人都跟他學。我想，你也應該去練練內功，看你的病能好麼。順輝我也打算叫他去，免得他放了學到處亂竄。」小弟弟順熙嚷着也要去。父親就教我第二天晚上領着弟弟們到間壁鐘宅去敬神；賴老師的神座就設在鐘宅。

我們弟兄三人去了，每人四千元，一起裝進一個紅紙封裏，上面寫着「胡蜀龍順輝順熙敬具」的字樣。鐘宅是一座茅草房，進門堂屋的右壁上掛着一軸神像，正中是鐘宅的香火。當時屋裏已坐滿了人。

我們向賴老師很恭敬的點了兩下頭，雙手捧上了紅紙封。看他身材瘦長，很健談。所談的不離武藝方面的事情，講的武藝有多行，誰又在什麼地方顯過驚人本領。我默默地傾聽着，心裏想這些驚人的事蹟他都親眼見過的嗎，還是聽來的呢？賴老師時時提到羅賊三爺，這位著名的人物以前在四川是武藝頂了不起的。老師站了起來，指着壁上的那軸神像——上面畫了許多人物——說：「看見嗎，那個是大魔祖師，我們這派的祖宗。」那大魔祖師站在畫幅偏右一點，樣子瘦而

精幹。

一會兒，一切準備就緒了，神案上一對大紅蠟燭熊熊地燃着。我們依次向神像磕了頭，再向賴老師磕了頭。這就是拜門了，從此我們就是賴老師的門徒了。

神敬已畢，我們又坐下來聽賴老師講武藝。賴老師突然站了起來，向我們說：「好，我們就一齊出去吧。」我們出了堂屋，聚在場子上，賴老師站在中央，開始傳授秘訣了。他手裏拿着張黃紙條，上面寫着「啊囉晒咀哆噉」幾個字，放低了聲音說：「在肚皮眼下一寸，對進去中央假設有一點，你們就想像這裏，同時默念紙條上的七個字，自然就有道理。你們會覺得氣在動，人會支持不住。七七四十九天，氣指揮人，以後就是人指揮氣了；你們要氣在那兒，它就在那兒，要在指尖上，就在指尖上，

功夫一到，人就能飛了。電影裏那些駕着劍光在空中飛行的人物，不都是這樣苦練出來的嗎？可不能把功夫練反，否則身體就會鬧出毛病來。還有，念口訣時心要靜，什麼都不要想，氣自然會動起來。褲帶要放鬆，氣纔能過。好，現在你們試試吧！」我想知道氣動起來是啥子樣子，於是儘量靜下心去，不斷的重複默念着：「啊囉晒阻哆噉噉」，大約十來分鐘，只覺頭上淌起汗來，可是氣還沒有動。賴老師蹣到我身旁，摸摸我的腿，要我腿彎着，說這樣纔能舒服一點。不一會兒，我自行下丹——就是停止練功了。這時師兄弟們也下丹了，我們互相問有啥子感覺。有的說手指發脹，有的說腿腳發脹。這是氣動的表現嗎？不，我想這些都是站久了必有的現象。

當晚設宴慶祝。餐後，賴老師

又擺龍門陣。那晚賴老師沒有回家，宿在賀家裏。

第二晚，我們正式開始練功了。大家平心靜氣的站着，口中默念：「啊囉晒阻哆噉噉」，心裏想像那肚皮眼下一寸，對進去的中央的一點。我站呀站的，賴老師又走到我跟前，叫我把皮帶放鬆點，胸口不要再挺起；又拍拍我的腿，教我彎下去。「四十九天氣指揮人，以後就人指揮氣了，現在氣正指揮你們哩。」賴老師又說了一遍。可是一點氣動的感覺都沒有，我開始懷疑起來了。「啊囉晒阻哆噉噉」



照相館裏的那個女人

羊 蠶

我家搬來這裏不久。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隔壁照相館裏的那個女人。

這裏是四五家合用一個竈房

是表示什麼呀？這不等於小和尚念經，不知所云嗎？想像肚皮眼底下，一寸對進去中央，氣就真的會動嗎？「氣」又是什麼呢？與普通的「空氣」是一樣的嗎？不，也許與化學課上學到的氧差不多，否則怎樣會把人升起來在空中飛呢？我越想越糊塗，越不相信。就開始懊悔起來，爲什麼父親要我搞這毫無根據的事情呢？

回家後，我對父親說，內功要站着練，我支持不了，以後不願再練了。父親也沒有反對，他似乎默許了。

的。搬來的那天，我纔收拾好房間，忽聽得後面吵了起來。我跑去一看，只見竈房門口站着個蓬頭鬢臉，眉粗眼大的女人。她擺着戲臺

上英雄的架勢，一動也不動。

「我們這些是什麼人啊，他媽的，也不打聽打聽。」

她尖銳的聲音停頓了一下，看見四圍的觀衆都在靜靜地聽着，更得意起來，眼睛睜得更大，嚥了一口唾沫，「他媽的，我們是什麼人？再大的世面也見到過，希罕你這幾根木柴嗎？他媽的賤貨，我們在重慶的時候，嚇嚇！木柴堆滿一屋子呢！」

我聽了忍不住要笑，也不願意再聽下去，就回進屋裏。

第二天早上，我偶然走到隔壁門口去看看。隔壁是家照相館，很小，小得像個鴿子籠。我站在欄窗前面看那些陳列着的照片。

「先生，你要照相嗎？」一個女人的聲音招呼我，擡頭一看，我就認出是昨天晚上罵架的那個女人。

我記起我需領國民身份證，正要拍照，於是應一聲「是的」，就跟了進去。

屋子裏沒有別的人，一個蒼白而瘦削的，頭髮與鬍鬚都很長的男人坐在屋角裏，手裏抱個孩子。

我走到照相機面前。想坐下來，但是，凳子上全是水。

「你坐下來照，」女人說。

「我喜歡站着，」我說。

「來！」命令式的，她似乎又想到了什麼。

那男人把小孩放在椅子上，輕輕拍了兩下，然後慢慢的走了過來。

我以為是他給我照了，但是女人卻呼叱着：

「死鬼，看你慢吞吞的，走不動啦，把佈景放下來。」

那男人像是受慣了這樣的呼叱的，他祇望了女人一眼，兩隻眼沒

有一點神采。

佈景落下來了，天，這是佈景麼？全是破布條，積滿了灰塵。上面畫的什麼，是山？是水？是什麼？只是一片模糊，又像一幅地圖。

對了一陣光線，女人叫：「別動，照啦。」

忽然那孩子在椅子上哭了起來，聲音又大又尖銳，跟這女人一模一樣。女人立刻丟開照相，又吆喝男人說：

「死鬼，你在這兒看什麼？滾你的，抱孩子去。」

好容易照好了相，我付過錢走出門，深深呼了一口氣。我猜不透那男人到底是女人的什麼人。夥計嗎？丈夫嗎？後來我問了人，纔知道的确是她的丈夫。

幾天之後，我跑去取照片，照相館門前擁滿了人，只聽得那女人

尖銳的聲音在吵着，哭着，我使勁擠了進去。哭泣的正是那女人，她哭得這樣響：

「大家看看啊，他簡直要氣死我，逼死我，請大家評理看。」但是大家都沒有作聲。

「我待虧你啦，錢給你用完了，你現在……唉，唉，我不要活了……」

「諸位，請看看，」男人用枯澀的語調說。他捲起了衣袖，臂膀上全是青的，紫的，和淤了血的傷痕，「這是她打的。」

女人猛的跳了起來，奔過來用頭撞男人的胸，「你冤枉我，你這殺頭的，你自己弄出了冤枉我……」

看好的人終於看不過去了，上前拉開了他們，女人嘴裏還是在罵：

「唉唉，你冤枉我……我只有

死。」

我想這不是取照片的時機，只得從人叢中擠了出來。

隔了幾天，我再到那照相館去取照片，就沒有看見那男人了。從



啞巴王三的死

山 金

今早上，我還在夢中，聽得屋前很嘈雜。媽媽進來叫醒我，很驚慌地告訴我說：

「王啞巴自盡了，會婆婆哭得很慘！」

我猛然清醒過來，急急穿上衣服，走出房門。屋前嘈雜的人已經走散了，我直跑到王家去。

張大爺是村子裏的財神。他僱了好幾個工人，工錢都不大。而且常教他們受氣。啞巴王三從小就在他哥哥開的小館子裏做廚師，炒得

此以後再沒有看見過他。他跑了嗎？死了嗎？沒有人知道。那女人也沒跟人講起過。可是那女人還是老樣子，還是時常找人們罵架。

★ ★ ★

一手好菜，尤其是炒雞絲。他哥哥死了之後，張大爺僱了他。王三有個不很好的習慣，他總要把炒的菜留下一點給自己吃。所以張太太很討厭他，常監視着他炒菜，甚至從他手裏把菜搶過來。討厭雖然討厭，可是那一手好菜連張大爺也捨不得回了他。

他不會說話，卻能做手勢表達他的意思。只是表達的範圍很有限，許多心思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今年三十多了，還沒有娶老婆，

有一天，他媽媽做手勢要我個媳婦給他，他好像懂了那意思，揮了揮手，搖搖頭，表示不願意。但是他特別喜歡抱人家的小孩子。他抱了孩子高興得「哇哇」的叫，直嚇得孩子啼哭起來。他眉毛很長，早年曾出過天花，滿面是麻子，犬齒有點兒露，身子又瘦又長，樣子醜得怕人，小孩子很怕走近他。

他對人很直爽，因而以為人人都很直爽。可是他並不傻，每個月拿了工錢，大半供養老母親。家中除了老母親只有一個小姪兒，哥哥死後，他嫂嫂跟人家走了，姪兒就只得由他母親來領了。他脾氣很暴戾，有時會打他的母親。發過了脾氣，他就坐在自己的房門口，好像在想什麼似的，坐得很久很久，人家看他，他就顯得更不高興。

前幾天，張大爺家裏來了幾個客人，殺雞宰鴨的，顯得很熱鬧，

這又該是王三顯身手的時候了。那天我從張大爺廚房後門經過，看他正聚精會神的在翻着鍋裏煮的東西。他還擡頭瞥了我一眼。那晚上，我聽見屋前會三娘在說：

「王三坐在門口，恐怕又和他娘吵了架？」

「不是的，張太太打了他。」

李四嫂回答說。

她們走遠了，我沒有聽到下情。第二天，王三的门虛掩着，他母親說他病了，一天沒吃東西。第三天，他還是沒有吃飯，也沒有人給他看病。第四天，他母親一清早

就去看他，向他牀上一摸，沒有。當時也沒點燈來看，後來天大亮了，纔發覺他吊死在樑上。

我去看他時，房子裏擠滿了人，我鑽了進去，只見見王三眼臉翻白，犬齒還露在唇邊。他母親抱着他號咷大哭，滿臉都是淚珠兒，有不少婦人也淌着眼淚。男子們在談論着：

「看張大爺有好多錢賠人命！」

「嚇！」

「要他炒菜，他吃點有啥關係，弄得鬧出人命來。」

.....



紙 鷓

培 明

我小時候，每逢春天，常喜歡跟別人出去放紙鷓。離家不遠有個大廣場，廣場上沒有一棵樹。不，原先是有樹的，都被砍去了，只留

下矮矮的一段樹樁；有的被連根拔了去，剩下一個個深的淺的坑。清明時節，廣場上冒出綠油油的小草。在那兒放紙鷓真是再合適也沒

有了。

我沒有哥哥，家裏沒有人帶我去放紙鶴。雖然父親也常引我上公園去，可是他從來不帶一個紙鶴。他對我說，紙鶴會把小孩子帶上天去，跌落在一個墨黑的山谷裏，被野貓吃掉。我那時候很害怕，真會給野貓捉了去，所以一直不敢獨個兒出門。最多也祇是剪一張方紙用線縛住了，拿個小凳子墊了腳，把它繫牢在窗檯上。一陣風過，那小紙也會翩翩地飛舞起來。於是我半個身子伏在窗檯外面，哇哇地拍手叫好。有一次被母親看見了，她說這樣子跌下去是會跌死的，以後再不准我放了。

父親母親雖然不許我放鶴子，卻讓我去看別人放。於是我就跟了鄰居的大哥哥們一起去。他們把我背在肩上，七八個人一羣，就嘻嘻哈哈的到了廣場上。他們教我坐定

在一個樹樁上看。他們幾乎每人都

有一個鶴子，有大的黑老鷹，也有小得一點兒的豆腐乾鶴。鶴子飛上天去了，我總忍不住要拍手歡呼起來，跟着鶴子跑。有時候他們也教我放，他們教我拿着鶴子，舉得高高的，然後喊聲「放」。我一放手，他們便牽着線快快地跑，鶴子很快的升得老高了。有時候他們把線縛在我手上，奇怪，我並沒有被鶴子帶上天去，只覺得手臂蠻重的。忽然鶴子翻了個筋斗跌下來了，我驚叫起來，他們便飛一般的跑去搶。有一次，一隻老鷹鶴線忽然斷了，那隻老鷹就「速」的直栽下來。他們大叫起來，丟下我就向老鷹奔去。我急得幾乎哭出來，幸虧他們一會兒便回來了，可是那隻老鷹只剩得一隻翅膀了。

鶴子一直要放到四月裏。四月以後，他們要養蠶寶寶了。

以後，我們家就搬場了，搬了

好幾次，都是些熱鬧的地方，走出弄堂便是馬路，馬路上都擠滿了人，車子，看不到一小塊空地。當然也很難得看到紙鶴了。春天裏，店鋪裏有許多的紙鶴，它們都是一隻隻吊在竹竿下面。偶而看見有人拉着鶴子滿街跑，可是總放不起來，或者放了起來就要繞在電線上了。這些更使我想起在空曠的草地上空飄搖着的紙鶴。

不久以前，我去看看我的故居。本來還算白的牆，現在已和那兒的爛泥路差不多了。大廣場上密密排排的造滿了房子，只剩下一條很狹窄的路。擡起頭來，只見見瞭在曬臺上的衣服在隨風飄揚，那兒還望得見一隻鶴子。

跑到鄉僻一點的地方去，還能看到一兩隻紙鶴在空中搖擺着，那也不過表示冬天已經去了而已。我

的思想也有點變了。雖然鴿子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飛翔，我總覺得它是給人們牽在手中，有時看見幾個小



星期日

杜江

孩子牽着紙鴿亂跑，心裏反而會有一種厭惡的感覺。

★ ★ ★

星期六的早晨，我和小B纔吃過早飯，走進教室坐下，國文教師Y老先生已經跑進來了。我們行過了禮，Y老先生緩緩地打開了我們桌上的國文課本，說：「昨天講完的『原毀』，下星期一背……」

「啊！」我們都喊了起來，用求饒的聲音說：「Y先生，請做做好事，遲幾天背吧！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啊！」

「星期日整天放在那兒給你們讀啊！怎麼連這一段短短幾百字的文章都念不熟呢？」

「可是，幾十條教學……」一個同學喊。

「那麼你們到學校裏來祇是學數學的，國文就不必念，不是？」Y先生板着臉說。

大家都不說話了，悻悻地打開國文課本。

小B輕輕地拉了我一下衣袖：「星期日我還有約會呢，怎麼辦？」

我回他一個苦笑。

下一課是「英文」，教師又指定了兩課翻譯，說要在星期日做好。

星期日上午。我靜靜地蹲在自修室裏做數學，家在本地的同學們大都回去了，幾個外路學生都和我在一起自修。

小B跑進來了。

「怎麼？你沒有回去？」我轉着手上的圓規問他。因為他的家也在本地。

「不能回去！」他搖搖頭說。

「這麼多的功課，回去碰見密斯T，便什麼都忘了。」

「爲了學業，犧牲戀愛，偉大！」

旁邊幾個同學聽了都笑起來了。小B卻臉都不紅，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拿出文具匣來。

我仍舊在做我的數學題。整個自修室裏祇聽見沙沙的寫字聲和琅琅的念書聲。

小B卻並沒有做題，祇拿了文具匣坐在那裏癡癡地想，好半天，纔轉過臉來對我說：

「老L，你看學校裏的星期日是什麼意思？」

我隨口答道：

「沒有什麼意思，祇不過是一個比平常加倍忙的日子罷了。」

小B拍了一拍手：

「對呀！我剛纔就在想這個問題，教育家規定『星期日』是學生休息的日子，或者是做功課以外的別的事物的日子。可是請看看我們，不是比平時要忙上兩三倍嗎？數學先生說：『星期天空閒的時間很多，多做幾題習題吧！』國文先生說：『你們星期日沒有什麼事，把國文念熟了吧！』每一科的先生都希望我們在星期日多做點兒功課，到結果呢，苦的是我們，星期日嚇了一個使人害怕的日子了。別的事情簡直沒有功夫做了。」

我說：「對！連你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了。」

「你這傢伙，人家跟你談正經事，你……」

我嘻嘻一笑。他卻喃喃地在自

言自語：「二十問數學題，唉！這

些功課債哪年纔還得了……」



課外活動——閱報

陳光華

「老楊，快一點兒，要點名了，叫他們快來。」小陳氣喘喘地喊着。

今天課外活動的項目輪到閱

報。同學們似乎不大願意走進閱報室去，鈴兒雖已打過了，都還在操場上丟籃球。直到聽見小陳的叫聲，大家纔快快走進閱報室。

「老楊，大塊頭就這樣狠，人家都馬馬虎虎的，他偏偏要點名，該我們倒楣。」小葉說。他因為生得瘦小，大家都叫他小獼猴。

進了閱報室，大家隨手拿了一張報來翻看。大塊頭先生站得很遠，拿了本書倚在窗口，但時常回過頭來，望望我們。

「甚麼狠做什麼，馬馬虎虎的

好了，何必這樣認真。」小獼猴因為剛纔沒人應他，又重複說了一遍，聲音非常輕。

大家都不去理他，他覺得沒意思，也拿起張報紙來看電影廣告。

「這幾天國軍又克復了好些地方。可是，這些地方什麼時候陷落的呢？我們從沒有聽說過。」小陳似乎很關心國家大事，他氣憤憤地說。

「國軍收復了某個地方，報上就用大字刊載這消息。陷落的地方報上就不提起了。」馬君回答他。

這問題再也沒有人接下去討論了，屋內暫時很靜寂。一會兒同學老王頗感興趣地說：

「今天，南在做『阿利巴巴和

四十大盜」，聽說，木佬佬（杭州土語，義同「非常」）好看呢。」

「哦，好看極了，我昨天就在看，是五彩片。」這個引起小猢猻的興趣了。

「哪末，你講講看。」老王說。

他開始講了，幾乎大家都全神貫注地聽着。講完了以後，朱君



開學那一天

今天——二月二十三日——學校開學了，爸爸媽媽替我整好行李及衣物。我想自己背着走，可是爸爸媽媽不放心，結果還是僱了工人替我背着送我到學校。吃過早飯，我和那工人離開了家。

在江邊上了船，我們等了好半天——船上好容易載滿了人，纔慢慢的開了。下水風真大，吹得人透心過。我坐到下艙去，還是覺得

接濟說：「那有什麼好看，還是美琪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好，是中美兩國聯合攝製的。哦，真是 Very Good。」

鐘聲打斷了他們的說話。先生還沒有跨出門，大家全已跑到了操場上了。閱報室跟以前一樣的冷靜，報紙散得滿地。

李道寬

冷。流起清鼻涕來了。虧得人擠，否則真冷得擋不住了。路上一連遇着三隻輪船，江面上鼓起幾個大浪，嘩喇喇的打着船身。顯得我幾乎噁了出來。

到校已經中午時分了。校門口稽查室的行李堆得很高。第一個碰到的好同學且君，他無聊的坐在行李旁邊。我趕快和他握了握手。他見我提着三個由家裏帶來的菜

饋，笑着對我說：「你準備下陸坎啦！」我笑着點點頭。確實的，在家中這二十幾日，吃得多麼舒服。到學校來吃那有鹽無油的青菜糙米飯，真有點不習慣。用「下陸坎」這句話來比喻，再適宜也沒有了。

辦完了入學手續，辦公室的時鐘剛剛打了三下。我肚子實在餓得慌，拿了飯碗就走進食堂。桶裏的飯已經冷了，菜也沒有，我很快的吃了三大碗。

校中冷落得像個破廟，三四位辦事員在辦公室裏忙着在辦同學們的入學手續。寥寥的幾個同學在操場上踱來踱去，泥水匠正在修補那些破壁爛牆。

我把行李搬進了寢室，天已漸漸的黑了。且君也沒精打采的搬了進來。五丈見方的一間大寢室就祇有我們兩個人。且君膽子很小，要我與他同牀睡。他躺下去就把被蒙

上睡着了，鼾聲漸漸重起來，在這空空洞洞的寢室裏似乎更響了。我寂寞的望着漆黑的屋頂，越想越難過。爲了學費——二十萬鉅款，使父親受着二十分高利貸的壓迫。在四川省財政支絀的情形下，父親已



擦皮鞋的

重慶的春天有這樣討厭，綿綿的細雨下個不停，街頭巷尾到處都是泥濘，只有那邊公館屋簷下的一塊水門汀地上沒有水潭。七八張藤椅歪歪斜斜地擺在那兒，蹲在椅子前面的是幾個穿得破破爛爛的人。他們的眼睛注視着每一個過路人的脚。只要有穿皮鞋的走過，他們全都嚷起來，「擦皮鞋！這裏坐嘛！」「擦呀擦呀！」「美國好靴油，黃的黑的都有，」「喂，還是這兒來，又快又亮。」

經五個月沒有領到一塊錢的薪水了，不知道筆鉅款何時能還清。物價又在隨風漲，常此借債生活下去，不知如何結局……

且君翻了個身。可是我還是睡不着……

陳松岑

我不禁低頭望了望自己的脚：

擦一擦吧！僅僅一百元；於是挑了一把乾淨點的椅子坐了下來。一個年約十二歲的小孩趕快把小木箱拿了過來。他用溼布擦掉我鞋上的黃泥。我週圍一看，這裏一共有八個人；小孩就佔了五個，其餘是兩個年青男子和一個老太婆。他們都用羨慕的眼光望着給我擦皮鞋的小孩。一個蓬着一頭黃髮的小女孩說：「小三！你倒好運氣，咯老子大清早起來，一點生意都沒有。」

小三一面用勁擦，一面回她一個驕傲的微笑：「確實是！今天一上午老子就弄了五百塊了。」忽然一個粗暴的聲音使我回過頭去，在我背後一個穿破長衫的男孩扭住另一個孩子的衣領說，「你個龜兒子！滾開些！把老子畫的大頭和尚都攪醜了。老子來寫字！」於是蹲了下來用一截粉筆在他畫的人頭邊，歪歪斜斜地寫了「大頭和尚」四個字。那個孩子被他推了一交，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不服氣的說：「我也寫得來，比你還寫得好些哩。」穿破長衫的站起身來，瞪着眼，挽起袖子說：「你說啥子？再說，老子不槌死你！」那個孩子扮個鬼臉，格格的笑著跑開了。

在我身旁一個老太婆不住的歎氣，她用袖子擦她的清鼻涕，自言自語的說：「唉！這個年歲，人老了不中用了；連他們娃兒都不如。」

你看他們沒吃早飯還是有說有笑的。』旁邊一個小孩馬上接嘴說：「老媽媽！你看路那邊有堆狗屎，去拿來吃了就中用了，也就有說有笑了。」周圍的小孩們爆發起一陣



成都的花會

冬心

狂笑，只有那兩個男丁默默的不出聲，大概是在計劃他們的早飯吧！老太婆紅着臉，多皺紋的臉上也浮出一絲乾澀的苦笑。

★ ★ ★

成都的花會雖然成了個市集，而性質還是廟會。新西門外有座宏大的廟宇青羊宮，祀奉的是道教的始祖老子。每年逢到老子生日——

陰曆二月三日——的前後，附近各縣的善男信女們都要到青羊宮來燒香。在這種集會場中，賣零食的自然而然都擁來攪攤了，各種大小買賣也跟着來了，附近各縣的人也把本地的特產帶來販賣。因此花會便變為百貨結集的市集了。集會的日子也延長到一個多月之久，從廢曆二月

初一直到三月中旬。到了那個時候，青羊宮附近的一些田畝，全成了花會的臨時市場。

成都的春令很早，二月初，楊柳已垂着細長的綠條了，出新西門的馬路擁擠不堪，從城外來的行人手裏和車子上，都帶了各色氣球和紙做的風車，這便是花會的標幟。到花會去的人幾乎沒有人不買這兩樣東西的。一陣微風吹過，汽球飄浮着，風車飛快的旋轉着，顯出一種春天的活力。

一出新西門，小道兩旁擺滿了零食攤。甘蔗攤，花生攤，甜慈姑攤，叫花子沿路叫行人求乞。遠遠的田裏，菜花已全黃了。一陣陣的微風送來濃郁的香味。似乎要把行人薰醉了。

進場口的大路兩旁便是小食攤和買風車的。買風車的最多，他們靠着牆站成一排，一邊做，一邊賣。做好的風車就插在牆上，以便買主挑選。

進場去一條大路，兩旁都是玩具攤和零食攤。零食的花色極多，什麼仁壽的芝麻糕，溫江的酥糖，新都的艾餡餅，雙流的蕎麥麵等等，應有盡有。大路兩旁的曲曲折折的小路都是各種日用貨物的市場。規模最大的便是農市。農人來到篾市，就選購他們耕作所需的各種器具。

會場上茶館飯店的數目也很

多。每個茶館都有洋琴，竹琴，說書的場子。這些茶館和飯店差不多都是山城裏臨時搬來的。其他的娛樂場有京劇團，武術團，魔術團等等，都是外邊特地趕來的。附近的農人一年忙到頭，乘這個機會可以娛樂一下。

穿過了這些熱鬧的甬道，便到青羊宮了。這是遊客必到的地方；雖不一定前來燒香，但總要觀光觀光那聞名的老君殿。殿上燒香求籤的很多，他們一個個挨緊了叩頭。殿的對面有一座古老的八角亭，據說那便是老子的出生地。殿前的石階上擺滿着字帖畫畫一類東西，還有一些看相的和測字的攤子。

一般遊客逛完了花會，順便去玩青羊宮對面的百花潭。百花潭水很清，非常幽靜，可是不屬於花會的範圍了。

中學生

第一百八十七期
三十六年五月號

| | |
|---------------------|-----|
| 談課外活動..... | 杉然 |
| 投稿之前..... | 聖陶 |
| 一個月來的莫斯科會議..... | 息子 |
| 越南共和國總統胡志明..... | 小漁 |
| 越南(變革中的東方)..... | 陳原 |
| 汽車大王福特..... | 小漁 |
| 關於「讀『飛』」..... | 劉永澄 |
| 詞序和詞品..... | 聖陶 |
| 選本的閱讀..... | 振甫 |
| 太陽黑子的變遷..... | 孫起孟 |
| 電子的無熱發射..... | 龐翔助 |
| 從「古詩源」到「唐詩三百首」..... | 念立譯 |
| 中學生與文藝..... | 顧均正 |
| 春季徵文..... | 徐調孚 |
| 讀者之頁..... | 朱自清 |
| | 五篇 |
| | 九篇 |

行印店書明開

每二期二元五角
全年定預元卅

開明書店初版新書

三十六年
四月份

世界文化史

斯溫著

沈鍊之譯 八元四角

本書把人類知識的廣大範圍展開在讀者面前，把整部人類文化史的遠景描畫出來。本書以年代為經，敘述各種文化活動，條理清晰；對近世和現代史敘述較詳，切於實用。並且一直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材料比同類的書新穎。可以作為大學世界通史的課本，也可作為一般研究世界史者適用的參考書。

秦漢史

呂思勉著 十元六角

這是作者所編中國通史中斷代的第二部份，與先秦史銜接而復獨立成書。內容充實，考核精詳，對此時期中國歷史發展的缺點和優點有正確的指示。而且作者用以史證史的方法改正許多正史上的錯誤和一般人的謬見，為歷史上的人物辨誣。

別扭集

開明文學新刊

許傑著 一元六角

這集子收了五個短篇，都是作者在抗戰期間的創作。其中三篇為大學教授的窮困生活，讀之令人不勝感慨。另外兩篇也都畫出了苦難現實的面影。作者說：揭發現實，打倒現實，正是追求光明的起步。

捉鬼傳（三幕劇）

吳祖光劇集

吳祖光著 一元六角

本劇取材民間神話，以鍾馗捉鬼為背景，反映出社會的各種醜態。這裏所捉的吝嗇鬼，風流鬼，紗帽鬼，不要臉的鬼，喪良心的鬼，其實就生活在你我之間。戲裏的鍾馗捉鬼，沒有把鬼全部肅清就喝醉了，於是羣鬼又瀰漫乾坤，捉不勝捉，還告訴我們捉鬼必須不斷努力。

昆蟲世界漫遊記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黃幼雄譯 三元六角

這是個有趣的科學故事，說兩個孩子誤喝了生物教授的縮形藥水，變得跟跳蚤一般大小，到昆蟲世界去遊歷。故事曲折驚險，對各種昆蟲的生活情形說得極詳細。作者在美麗的空中織入了科學。讀者一面被波瀾重疊的情節所吸引，一面又獲得不少關於昆蟲和植物的知識。

初中博物綱要

賈祖璋著 一元七角

本書包括全部初中博物教材，植物動物地質礦物俱全。提綱舉要，條理清楚。並附有精細插圖，可資觀摩。學生據以自修學習，易於了解和記憶；教師據以講授解說，極便發揮和活用。博物教材一般均苦繁瑣，得此新型教本，困難冰釋矣。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科學童話兩種

昆蟲世界漫遊記

揚拉羅著·黃幼雄譯
每冊定價三元六角

這是一個有趣的科學故事，敘述兩個孩子誤喝了生物學教授的縮形藥水，變得和跳蚤一般大小，到昆蟲世界去漫遊的經歷。故事曲折驚險，對於各種昆蟲的生活情形，也說得極其詳盡。

原作者揚·拉羅，是蘇聯有名的生物學家，他特地為少年讀者們寫下這個故事，在美麗的「空想」中滲入了「科學」。讀者讀了，一面被波瀾重疊的情節所吸引，一面又可以獲得不少關於昆蟲和植物的知識。

烏拉波拉故事集

柏吉爾著·顧均正譯
每冊定價二元三角

聽厭了公主王子故事的少年們，如果你要選一冊新奇有趣而富於現代風味的童話來閱讀的話，我們就竭誠地推薦這本「烏拉波拉故事集」給你。

反對烏語獸言的教育家們，如果你要選一冊沒有迷信，沒有毒素的童話來介紹給學生的話，我們就竭誠地推薦這本「烏拉波拉故事集」給你。

「烏拉波拉故事集」是古怪老人烏拉波拉博士講給孩子們聽的許多奇聞異事，有小水點的歷險，有金剛石的奇遇，有夢遊月球，有海底救生，有呆子怕鬼，有太陽請假，有火山大爆發，有彗星襲地球。這是我們所見到的真正的科學童話，是科學與文藝化合而成的結晶體，不是混合而成的雜拌兒。用包了糖衣的奎寧丸來比牠，還嫌不夠確切；牠是蜜漬的果脯，甜味滲透了一切。

開明書店印行

